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藻序  
自柳素業興代君往者大率  
稱古文辭又軌咸場西京而  
往揚摧風雅又必禘開元大  
曆而上已百余年每訝其說以  
為猶史百食蓋聖賢立言坐



訓又育補於茲而後足勒于  
龜石徒雕績為工淫哇切響  
即模擬莽人類桓宣武出於  
鎬司空亦安在為采朽盛事  
也余嘗檢茲譜得遠祖文惠  
公之集而竊忻然育當晉公  
處宋末造值權倖柄用出時  
迺分直不阿抨彈甚力他如  
敷陳講義條上封事皆謹論  
格言倡陸宣公經濟之確間  
嘗抒自性靈宣諸身慧或為  
殷歌及比事雜著其殷歌也

似杜少陵詩史出正其雜著  
也似鑿中壘說苑出汪洋言  
言足君憲往詔來殊無取咸  
易西京與開元大曆之賸馥  
而模擬以求肖為也迺今讀  
者披其文輒想見其心精神  
品格儼然如新豈非立言大  
業真在此不在彼也耶余被  
命按閩念公曾為閩提點安撫  
固所過化之地因屬胥司讐  
校卒業付之殺青以佐新舊  
彙士毗出耳目第計公誤結

甚富茲僅得五卷所謂存什  
一於千百者自非殫力撈索  
卽此寥寥二篇什猶軼逸莫收  
殆信西易宛委廩不乏闕簡  
百或謂昌黎文起八代由易  
盡而後遇歐陽子迺獲索其  
遺稿於市肆殘篋中惟文惠  
公距三百載往矣遺集及今  
始剖毋亦文章神物又待以  
尊顯乎余謝否二記言先  
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余梓而傳之庶

幾道於不明不仁之誚云爾  
公諱經孫字仲立矩叢其別  
號也行蹟詳在宋史茲不具  
論

皇明萬曆甲寅暮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巡按福建監察御

史十一 查孫鑿拜手謹謨

宋學士豐城伯徐矩山公文集

序

子思子謂國有道言足以興無道  
默足以容而子瞻氏乃謂無事則  
公卿言輕于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  
重于泰山夫有事之時言既足重

而顧不足以容何哉則以權奸用  
事欲行其私固已者進矣已者退  
是以忠謀嘉猷擯斥而不用然而士  
君子為國家計當言則言豈計其  
輕重廢興之何如所謂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者其所自盡則然也按

宋史理宗末季賈似道建公田  
之議朝野無敢言者獨泮經孫條  
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劾之即致仕  
去于是著作印陳著六以上疏謫  
而公所舉陳茂濂隨謝事歸時  
人稱為三烈士後史至此未嘗不

慕經孫之為人而惜未見其跡也  
公號矩山登上世祖也爰從家乘  
中檢出公全跡讀之則見其洞民  
情若觀生條利害如列簪種之國  
家根本之憲使當時能用其言東  
南不至騷動元人安得遽景釁而  
覆之公以一言繫有宋之存亡顧  
不重歟而公之言固不止此也殘篇  
剩牘掇拾于兵燹之後而傳抄于  
父兄之遺者什不存其二然而忠  
謀嘉猷為國家計往之而是平時  
輔養君德則見于講義之陳匡濟



時艱則見于條陳之疏至于糾彈不  
避權要即以董宋臣丁大全之寵  
幸而指斥不遺餘力雖遺文所載  
僅見一斑而其中之所存亦可臆而知  
也已是以公于當時能以其言為天下  
重而不能保其身之見容于朝雖  
其身之不見容而其言則未嘗一  
日而不盡風雨雞鳴殆公之沒首稱  
曰烈其名之稱情也哉昔人謂平時  
直言敢諫之士即臨難仗節死義  
之臣以公敢言之忠以此藉令不死  
于咸淳之時而猶存于景炎之際

安知不呻義旅以勸王趨匡山以抱  
帝如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輩之  
所為哉而使公保首領以沒不染腥  
膻之氣固足為公一時幸乃不得與  
天祥世傑多夫輩共垂節義之名  
于天壤間則不能不為公萬世恨此  
孟軻氏所謂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者有以也哀孫登幸際

熙時優游無事與公所值不同然每  
讀其文想見其人輒愧遠紹之未  
能乃取遺藁稍編次之而以詩歌  
雜著附焉往者曾携入閩欲授之

梓以公嘗提刑福州人尸祝之及覈其遺跡無存併為中輟今予

叔時觀持節按閩期于必刻固家乘之光也曰述平生景仰之私綴數語于篇端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前奉

勅提督福建學校副使禮部儀制司郎中二世孫即登拜手  
謹撰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目錄

第一卷

奏疏

陳綱紀疏

陳政事四條

陳納善政疏

又言苗稅斛面事

劾陸德輿疏

劾張鎮張知復疏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劾厲文翁疏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劾楊華石珍疏

繳呂開先復官疏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劾董宋臣疏

又疏

引年第一疏

再上疏

引年第三疏

第四疏

第五疏

表

致仕表

再上表

遺表

第二卷

講章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九月初一進講

九月初十日進講

九月十一日進講

九月十三日進講

九月十九日進講

第三卷

雜著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上樓監丞牒

祀明堂赦文

祭龍門碑文

新堂梁文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

贈課術王宗岩序

黃紹谷詩序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黃李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黃山谷內集詩跋

黃月山解金剛經跋

長孫敏學冠說

姪壬泰冠說

乙泰冠說

香遠舟記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 第四卷

詩

四言

賜宜春易太極

元旦訓孫

五言

覺溪八景八首

題施山觀音閣

長子思訖赴江西度幕

思訖生朝分忠勤酒侑之以詩

病中有感

幼子思誼舉次孫命名陽生

送思訖之官鰲峰

咸淳壬申六月不暑

六言

題伴雲樵唱

自贊夏端甫所繪真

七言

春班遇雪

和端茶訓子 三首

南英會芳亭

過嚴子陵釣灘

和臨湘奉議孫敷山歸田十詠并序

題安原寺

病起 二首

出朝賦歸來好 十一首



北坑拜掃有感

題金魚郎

贈射虎人

去國

北壑瀛洲亭

山塘精舍

恭和御製詩

弭節堂

慶仲明弟領鄉薦

福州即景

福州鹿鳴宴

長孫敏學授承務郎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

培芳亭草創胥會

送仲時弟

題西坡芳心亭

賀汝立拜恩封

和李后林分惠瑤花降字韻

乙丑三月十二夜夢得家有園池樂壽康之  
句覺而足成效邵康節作首尾吟八首  
丙寅九月送龍門課試士友  
和胡適齋韻

詞

水調歌頭

百子令

哨遍

乳燕飛

鷓鴣天

第五卷

誌銘

三友軒銘

九思堂銘

介軒銘

君子亭銘并序

班竹杖銘

徐夫人揭氏墓誌銘

徐公六十宣義仲盈墓銘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

內省居士墓誌銘  
徐孺人黃氏墓誌銘

仲表上舍墓誌銘

仲正學舍墓誌

貢士徐君北壑墓銘

附錄

詔誥

留引年詔

留致仕詔

皇太子送出朝劄

贈金紫誥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墓表

史志

宋史本傳

江西通志列傳

豐城縣志列傳

閩大記名宦傳

給事徐侍郎先集序

贈詩

監丞樓穎

李林後

太學徐紘

東甌林堯之

蜀劉仲房

邵陽李茂良

姪國博思立山房

特奏狀元樂雷發

萬平埜

福州士人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目錄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一



商孫一鑒校梓

奏疏

陳綱紀疏

寶祐癸丑

臣一介疎庸叨恩分察循墻莫避庀職有初輒據千  
一之慮仰瀆九重之聽臣嘗觀張方平論祥符景德  
以前私說不行朝廷尊嚴明道慶曆之際言事日橫  
朝廷遂輕蘓轍力辨其非是蓋以為朝廷重輕初不  
在此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臣嘗誦味至

此未嘗不三復蘇轍之知言而重歎方平之失言也  
彼徒見李沆當國利害文字一切不行以為復鎮靜  
之體而不知上下緘默風采銷鑠異日之弊卒至於  
奉行天書從史封禪以逢君之過而不知耻其視孔  
道輔范仲淹歐陽脩王素余靖諸賢疾聲大呼於明  
道慶曆之時則虎踞龍蟠聞者遠避泰山喬岳望之  
屹然宗廟朝廷之勢顧不重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  
寬厚視民如傷未嘗出一虐令行一苛政可謂有仁  
祖之仁鷄鳴視朝日晡講學聽覽不倦於寒暑朝夕  
親近於儒臣可謂有仁祖之勤開納忠嘉假借聲色  
縉紳奏對未嘗不示從容草茅危言未嘗少加譴責  
可謂有仁祖之度內外臣子之才器無不周知四方  
利病之纖悉靡不畢照可謂有仁祖之明夫以真履  
實踐該備衆美既兼有仁祖之四德而臨朝已三十  
年尚未覩慶曆之治功陛下亦嘗思其故乎仁祖嘗  
謂措置天下政不欲中出不若付之公議使宰相行  
之未便則臺諫得以言其失於是改之易耳陛下端  
平更化真有此意衆正彙征群奸距脫言路風采赫

然有慶曆氣象曾未幾何時移事異公論乍屈而乍伸人才乍賢而乍佞臺諫之氣不如端平之初而朝廷輕矣臣嘗妄議其輕者有四方其未言也有宣諭以杜其口有戒飭以消其氣及其既言也或節帖而不盡行或騰降而後付出使鶻擊匿為雌伏鳳鳴暗作寒蟬漢人謂士脩于家而壞於天子之廷無乃類是歟至如近事尤駭見聞寧張北司輿臺之氣而不少存烏臺之體風憲掃地幾不復振臣於此時顧以菲才誤蒙陛下特加親擢臣之進退大為狼狽雖然

臣固知陛下非厭人言者第朝廷重輕關係非小不審陛下謂言事日橫而朝廷遂輕如張方平之言乎抑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如蘇轍之言乎方平之言一人之私言也蘇轍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繼今以往必使命令一出於中書而不由於內降然後下無以議必使用舍一出於公是而不移於私意然後下無以議必使名器謹視於舊章而不循於弊例然後下無以議否則陛下固無恠乎言者之紛也古今天下事可言者夥矣臣祇命之初未敢泛陳

姑以職事所關係者為陛下告然非為微臣職事計  
乃國家紀綱之所係惟陛下察其愚而赦之則臣又  
將有以為陛下告者謹錄奏以聞伏候勅旨

陳政事四條

臣聞先事而慮事不足憂事至而憂無救其事昔子  
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子之於父母一  
氣而分者也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  
痛痒痾而不知者知之先則啻之速啻之速則慮之

周父母之道於斯為盡臣觀今日之事殆難徧以疏  
舉五月以來常易為沴夏田龜折農夫乏收如江淮  
閩廣多以旱告地道不寧陵谷變遷昏墊之民化為  
魚鼈如浙之温台處三郡湖南之湘鄉寧鄉二邑又  
以水告則水旱之為敗也慘矣遊騎哨遍蹂我淮甸  
而窺疆之計迫逆離逋誅負固海島而運謀之計深  
矧飢饉相因姦宄初發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則夷狄  
盜賊之為敗也急矣為民父母可坐視其敗而弗知  
救歟竊謂上而朝廷下而州縣外而邊閩所當汲



皇、念民生之不易，懼禍至之無日，而內外之間，方且鎮之以靜，玩之以常，未聞有變容動色，集思廣益，求所以為救敗之方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避僭妄，輒以當今之急務，熟數而條陳之。一曰：速行荒政，以恤流亡。二曰：亟寬民力，以固根本。三曰：預儲帥才，以備急緩。四曰：急防海道，以杜窺覷。臣聞旱乾水溢，堯湯被之，民無捐瘠者，以蓄積先備故也。今公私赤立，備具不先固，無望其有堯湯之心也。豈可不體之乎？蘇軾有言：救災卹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

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發常平官，無大失而人受其賜。若求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倉，虧折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此至論也。恭惟我孝宗皇帝留意荒政，聖訓有言：州縣檢攷多是不實。後時大哉！王言此州縣救荒之大弊，而孝宗皇帝以四字盡之。蓋守令志在繭絲不固，根本者每遇水旱，上下觀望，不以實告及朝廷，以所聞下行，則展轉後時，祇為文具。往往藁秸已空，而方行檢視，流殍滿野，而甫議賑卹。朝

廷有仁心州縣無仁政民不被其澤者多矣臣欲望  
聖慈念諸水旱之相仍戒夷時賑卹之無實速降旨  
揮如乾道四年之詔諸路漕臣不以水旱實聞而州  
縣隱蔽者竝置于法又如乾道二年之詔令諸處監  
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預備有法所當推賞如  
水旱去處或至無備必置于罰蓋立賞罰以勸懲責  
州縣以實奏戒檢攷之後時此今日救荒第一議也  
臣又聞唐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  
賑卹帝曰聞所損少郡縣議優恤恐生民奸欺贄奏

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說意則侈其言度所惡  
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不思所費者財用  
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臣願陛下體孝宗  
之心以行荒政大臣體陸贄之事以救民命及今用  
力無致後時則生靈幸甚臣所謂速行荒政以恤流  
亡者此也臣聞敵國之外患未足畏中國之內變為  
可憂者蘇轍進策於仁宗朝曰當今之患外之可畏  
者西戎北狄不足為中國之憂其動也有以召內之  
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

待外之變先之於邊陲而繼之以吾民所謂可畏者  
在此而已臣切惟今日之事勢實類之蘇轍言之於  
先朝所謂藥石於強壯之時憂治時而危明主者也  
臣援之於今日所謂鍼砭於膏肓之際扶危形而療  
急症者也何則青海之箭不傳而棗紅之期已迫邊  
境溪洞外患方殷而吾飢民已有嘯聚於內盜賊已  
有乘間而發者使內外相挺而動雖智者不能為謀  
欲銷動搖梘杙之憂當行安靜和平之政而觀時事  
乃不其然京城百姓習於寬恩尤懼勞擾况當燬室  
尤

之後未究安宅之啻而土木繁興萬役未已湖山除  
道石工方興近者會稽之民困於石運有家破身殞  
見於守臣之所申者可為寒心夫以畿輔之民近在  
目睫且無以固其志况江閩湖廣淮蜀遠在千里之里  
外者乎宜其生意蕭然怨腹充塞而不得徹聞且和  
糴非得已也糴於有米之家又復何辭而履畝均數  
是有與無俱病矣勸分未遽害也科於富厚之家又  
復何說而槩及下户是貧與富俱空矣非苦於經量  
之挨究則迫於徵求之無藝起差失役動以軍法不  
究

計人之多寡而民以失役困科配軍需急於星火不問產業之有無而民以軍需困長此不已臣恐蘇轍之可畏者驗于此矣為今之計非有大恩意大號令如元祐之快活條貫如淳熙之寬恤詔書回飢民等死之心銷匹夫貪亂之志恐未知本固邦寧之意臣所謂亟寬民力以固根本者此也臣聞臨事而需才不若儲才而待用詩曰二矛重弓說詩者以為備折壞也夫以器械之微猶且為折壞之備况折衝強禦之臣三軍之所係命其為弓矢之備大矣可不預備

原

而宿儲之于臣嘗觀藝祖開基君臣謀事最為深遠方其未取太原也預擬曹翰以守之可謂早計矣而普猶曰翰死誰可以代夫以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擇守有人而又擬承代載之史用詒厥孫謀孝宗深識此意嘗謂蜀去行都萬里人才預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恪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轉運使可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備采擇淵哉聖謨於閩外之寄預選轉運之才以備緩急聖明深略可以想見通者蜀閩儲才不素求之於外孰為羊陸之仁人咨

之在廷誰是禁中之頗收授鉞萬里取具臨時不免  
折柳樊圃之詩遂事不諫既往何咎然陛下可謂分  
閩有其人而遽遺聖慮如藝祖皇帝所以思為曹翰  
之代孝宗皇帝所以預為轉運使之儲者所當深長  
思也豈惟蜀哉今三邊謀帥皆當以此意推之庶幾  
昔人重弓之備臣所謂儲帥才以備緩急者此也臣  
聞地勢有遠近則兵防有緩急六朝立國金陵鄰於  
淮也故守禦以淮甸為急國家駐蹕錢塘濱於海也  
故守禦以川道為急雖然此特以立國地勢言耳乃

若今日之事勢則有急於此者蕞爾海島據吾要壘  
窺我上流邇者東閩運籌潛師襲取其計是矣然六  
月興師非我之利三校失律為彼所窺既徒啓於戎  
心當益嚴於方面臣聞紹興辛巳北朝造舟於潞河  
將浮海入征朝廷預謀知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屯  
江陰以備之俾之乘便伺利觀勢而進於是先解東  
海之圍繼奏唐島之捷彼謀大沮國勢以安近聞謀  
知狡謀有所窺矚則我之命李寶以屯江陰事不可  
緩廟謨淵深固未易測然以公海易師事覘之臣切

怪上下之悠々也蓋自中興南渡留意海道專置帥垣實為重寄矧在今日尤當加意比聞新師壓境則治法征謀有所自出所宜劄下司府條上利害使團結民社練習水軍或招集戈船以分戍或激勵土豪以為助朝夕究箇隄備不測庶幾不失中興制帥之初意臣所謂急海道以杜窺覷者此也臣前所列之二條今日內治之急政也後所列之二條今日外治之要務也徹桑牖戶已非閑暇之時厝火積薪乍為安寢之計臣先事而言實為過計不幸言中事恐無

及惟陛下留意聖慮與二三大臣面之如臣言可采  
即乞速賜勅旨

陳納善政疏

臣聞人君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不當以一身分天下之過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之以輔弼又承之以鄉大夫百執事者非徒使之俯首聽命莫言予違以植崇高之勢也其大者在於格主正事其小者亦得隨時獻言無非合天下之善以歸人主一身而已故聖神如堯而曰舍己從

人聰明如舜而曰取人為善蓋惟恐善之有遺也成  
湯聖君也書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令王也  
詩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蓋惟恐一過之累已也  
自衢室總章之制不存而後世率多任已以獨斷自  
明目達聰之意不續而後世率多強明以自任始無  
復以一身兼天下之善矣漢高帝與蕭何爭請苑事  
而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武帝與田蚡  
爭除吏而曰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始甘以一身分  
天下之過矣噫古今君德之純駁治道之污隆其皆

出於此歟恭惟國朝列聖相承君德純粹治道興隆  
可以遠匹堯舜下軌商周由漢而下不足道矣藝祖  
皇帝因乘快指揮之誤而知為君之難太宗皇帝曰  
行事不近理者斷不為之高宗不以卑辜廢朝令孝  
宗許令臺諫會議都堂皆以防一已之過而盡天下  
之善也故令之出或有未當大臣既得以從容執奏  
矣給舍又得以駁正而塗歸侍從既得以密勿論思  
矣臺諫又得以顯刺而論列嗚呼人臣咸若是天下  
豈復有遺善朝廷安得有過舉哉恭惟皇帝陛下緝

熙聖學率循舊章凡帝王之治法祖宗之心法固皆見於知行間矣而切觀時事深有疑焉數月以來不惟內批之煩僥倖得志而名器之襲中外隱憂問之回大臣固常執奏矣或謂上意之難固是陛下為大臣分過也問之給事固常繳駁矣或謂宣諭之狎至是陛下為給事分過也問之侍從非不論奏也或謂不見於施行是陛下為侍從分過也問之臺諫非不抨彈也或謂尚聞於節貼是陛下為臺諫分過也夫上而輔弼下而有司本皆為救過之地而今也下有所

議上未必從反未免有分過之疑臣甚為陛下惜之雖然陛下豈真欲以身為臣下分過哉臣固知陛下之本心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陛下之心過於仁者也凡臣下之願欲惟恐愛之不徧凡九重之所錫予惟恐施之不厚然一官之用舍有司曰奪天子必曰予一刑之輕重有司曰誅天子必曰宥九列大僚吾知眷禮之而已廢黜之則恐其虧體貴戚近侍吾知親愛之而已裁抑之則恐其傷恩至於宮闈之講求左右之懇切未免有時而俯徇者皆仁之過也然始



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之中者所以行有  
司之法舉天下之事曰錫予曰赦宥曰非法曰優容  
皆人主之德凡曰裁抑曰減省曰駁正曰彈擊非大  
臣為之則有司為之寬恩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  
仁亦行也昔我仁祖之仁亦若此而已禁中求內降  
雖難盡抑而初不厭大臣之封還中書造命令雖已  
施行而亦不疑臺諫之論列此仁祖之所以為仁但  
見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又何嘗以一身分天下之  
過哉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

如風之烈改過如雷之迅此天德也范祖禹有言法  
仁祖則可至天德臣願陛下以仁祖為法

又言苗稅斛面事

臣切聞今秋除浙西大稔外浙東福建湖北江東江  
西或旱或澇在在有之有田之家最為艱苦况訴旱  
訴澇縣不為民受理州不許縣備申於是旱澇去處  
無由陳訴今望行下各路轉運使專委官體訪如果  
有旱澇去處即與民戶從實檢較庶幾有田之家不  
致虛納苗稅仍禁遞年人戶送納苗稅所在官司利

其盈餘未免多增斛面其間有加八至於一石而納  
二石者重為民戶之困朝廷雖有高增斛面之禁行  
之不嚴視為文具遂使貪官虐吏但知肥己不顧瘠  
民高增斛面者自若也至於開場未幾便有折納價  
錢則又倍於米價即以所得斛面折為正苗之數折  
納價錢則為囊橐之計所以上戶轉為中戶中戶轉  
為下戶下戶轉為貧民則流離餓死或為盜賊職此  
之由今當開場納苗之時欲乞作急行下諸路專委  
憲司覺察如有高量斛面或納不及分即行下折納  
去處仰將所屬官員按劾公吏決配如憲司隱蔽內  
臺得實一例彈奏仍許人戶越訴庶得民瘼少甦盜  
賊止息非實小補併乞睿照

劾陸德輿疏

臣跡躡烏臺甫供職守時當鷹擊敢避怨仇切惟文  
昌法從之高華瑣闥禁垣之清要必得端方直諒之  
士乃稱論思獻納之班而萌嗜進無耻之心何有封  
駁潤色之語臣謹按大中大夫給事中陸德輿早竊  
科名不知愛重自為掌故屢玷臺評厚貌深情蹤跡

詭訛縉紳間以三滑目之蓋以其口滑則搖唇鼓吻  
變易是非手滑則走筆飛書傳報消息脚滑則趨煖  
避寒歸身權要曩因妄傳玉音預報劉之傑入相尋  
即敗露聞者鄙笑近專封駁人或望其有守而志在  
媒進無復改面南陽多得美郡有勅不見於封還武  
弁換躡於郎闈閱讀不聞於繳駁蜀閩非人則書行  
內侍易名則書行識者譏之恬不為耻方且日延技  
術問好音之何時泣卜吉辰謂陳拜之可必涎殼升  
高自志粘壁其貪榮也甚矣今者進長天官仍兼瑣

闈可望其能清銓綜重夕拜哉臣嘗謂侍從之臣人  
主所儲以為他日宰執之用故昔或取其有宰相器  
或謂其有大臣風者皆於獻替可否之際占之今德  
志與模稜無守惟欲以依阿取容婉順面進守趣如此  
又奚足觀臣與之素無怨惡但見其人貪榮嗜進上  
不足以嚴天威下不足以勵風俗異日果以為相又  
將焉用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德輿免所居官不  
勝公論之幸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勅旨

劾張鎮張知復疏

臣切惟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任千里師帥之寄或賢或否乃赤子休戚之分其在官而不賢者固不可使之留其不賢而未上者亦不可使之往臣伏見朝請大夫知興化軍事張鎮貪而無耻者也初官泉幕以賄自行而見劾於其長以妓為妾而不知禮於其妻既登朝列納賄陳垓以為自固之計苞苴效厯無日無之携妻獻笑或夜乃散其見於垓僕白光之所供浙西憲司之所申者班班可見使其以科目自重何至於自棄四維之外如是哉今其假守善狀茂

聞莆民必有推不去之議臣所謂不可使之留者張鎮是也朝散郎新知融州事張知復貪而無能者也為宰吉水無弭寇之方而宅堂至於被寇無理財之政而預借遺患至今及倅臨江政以賄成吉州有蕭文叔者預納百金于石郡守知復受之卒以誤部使者之聽而劾及非辜繼之倅舂陵貪鄙尤甚郡偶缺守漕臺欲令其時暫護印而鄉人為憲使謂其至事無廉聲必至敗事使其平時稍自知愛則必不見薄於鄉人若是矣今方需上朶願可知融民必無來何

暮之歌臣所謂不可使之往者張知復是也臣愚欲望聖慈將張鎮免所居官張知復罷新任以歸田不勝二郡赤子之幸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臣聞周官弊吏以廉為本孔門為政始於友于世未有不廉於身而能仁于民不友於家而能忠於國者臣伏見承議郎知梧州軍事李宜之雖有科名全無廉耻其為成都漕官也書擬公事非賄不行邊遽甫傳脫身先走及知富順監也寇至棄城不知守土反

以封記行李誣富民以責償事至制司竟遭拘管之辱他日豐州以不廉攻劾而歸其弟襲之持節湖南為之置廬室分俸給亦可愛矣及襲之沒欺其孤寡百計併吞曾無手足之愛憲司特為區處後事且述宜之無狀之迹至有豈堪托孤之判臣聞其生事不已於是挈其遺孤徙寓長沙方獲安跡今蒼梧去天甚遠宜之益無忌憚千里生靈豈堪朘剥耶奉議郎差充浙西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時廷發身宗庠實無行檢其任湖南帳管也擬筆在手政以賄成凌

鏢同官傲忽在任奉承漕使陳登和糴取盈斛面乾  
沒糴本自入已者凡八十餘萬貫見於臺評其宰寧  
都也訟無曲直以賄之多少為曲直事無是非以吏  
之可否為是非催科違法百姓怨嗟寫其貪以民賊  
目之既遭案罷歸家黃白充斥為其兄孫所鄙時廷  
使其客納賄陳垓誣其兄以不孝致遭彈劾人皆寃  
之登奏陛下律以永不與親民差遣之旨本不可入  
廣緣辟書可謂僥倖今其在任故態復作貪聲著聞  
是豈能盡使民之事耶欲乞睿斷將李宜之趙時廷  
並賜罷黜其李宜之永不與州郡差遣趙時廷遇  
赦未得放叅註庶幾不廉不友之人自此知所懲戒  
民生幸甚風教幸甚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臣聞郎官應列宿之次奉常為禮樂之司苟非其人  
不在此位臣謹按朝奉大夫新除考功郎中趙時煥  
粗有文名全無行檢嘗為湖南漕使司酒庫狎官妓  
於觴豆之間廳事之側闢一室曰耻齋而實為酣飲  
淫朋之所湘人至今指目曰此趙撫屬無耻齋也至

升帥幹專以役辦軍需取容督府而不恤湘民之怨  
及為卒局則又駢儷小技服後材館而不畏朋友之  
議所主如斯其人可想維此漸階清顯公論不容假  
守臨川囊金發秩昨日兩節之除臺臣劾之惧其擾  
湖南者擾廣西也今乃以考功起家不知握蘭含香  
之地安用若人哉朝散大夫新除太常博士馬夢炎  
雖忝科名實無學術主文胄闡所取紕繆多士傳以  
為咲嘗遭臺臣徇私不職之劾若其居鄉寧復必恭  
敬止之意往年謝公旦出守章貢有鄉民數十訟其

強占田地謝甚薄之及官于朝又為一配吏改正取  
財數萬後因吏人與鄉人有讎在京扯拽聲寃于市  
至斥其姓名曰馬夢炎在朝與某人營求官事聞者  
掩耳今肇慶之政未有善最召以農簿已為僥逾遲  
遲其來擢升常博不知端委佩玉之地安用此流哉  
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時煥與夢炎並寢新命  
以清朝廷公論幸甚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勅旨

劾厲文翁疏

臣聞言偽而辨孔子之所必誅淫辭害事孟軻之所

必故臣今月二十一日得屬文翁輪對副本讀之見其心術險微辭滯言偽是何其敢于醜正罔上也臣于愛君救過於微大舜時幾是勅不廢怠荒之規成湯盛德日新猶聞自用之戒况工誦瞽諫士傳言庶人諉古之聖人惟聞一己之過又何嘗必人之無過而後諫我之過哉今文翁之䟽立意在於鄙斥議已之人而游辭及於忠忱愛君之士且鄙斥愛君之士猶可也出語支離乃敢至於罔上者其罪詎可逃耶若曰今之士大夫不能琴鶴自隨如趙抃不能樓臺

無地如寇準可也而曰爾不能此則不當諫聲色亦不能彼則不當諫土木若近習招權若宮庭侈靡若瓊林大盈若戚畹恩澤以在廷之臣言行未必相顧皆不當諫、則適足以啓吾君玩且厭而可諫者獨文翁一人而不知文翁言行果如何也臣謹按承議郎試太府少卿時兼戶部侍郎屬文翁門蔭出身本無能解黃緣鑽刺以致顯榮其疇昔之貪聲穢行屢玷臺評皆所不待言而臣獨以今一䟽言之上罔聖躬下愧正士謂陛下果有厭玩人言之意而在廷果



有可厭可玩之士况當臣子登對之時乃積愧悟主  
之日而敢譎張為幻妖狐晝號誣在廷以皆無人視  
陛下為何如主且君天也父也乃舉有諸已而后求  
諸人之語以為據夫人獻已之辭而於此言之何其  
不敬之大者至於次疏又有議論品流之分盖文翁  
以事功自居者不知其守邊郡居京師其事功果何  
如耶昔者微臣祇命之初亦欲以文翁為論臣又念  
陛下方責區處彼若能仰體保全之意革心革行亦  
安知不為善人君子之歸故不欲摭摭其過以瀆聖  
聰然使陛下公平之意不白於天下人謂我何不曰  
小人無忌憚至是乃無敢白其奸則曰吾君果厭玩  
人言真有如文翁之醜正未論如罔陛下何臣於是  
畏簡書畏公議寧不畏怨仇而為陛下明白言之欲  
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文翁免所居官以為小人枉上  
醜正者之戒天下幸甚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臣聞獎善鋤奸君子之大權同罪異罰古人之明戒  
近時報狀蔡榮依舊踐主管亳州明道觀趙邦永赴

樞密院稟議臣切以為過矣蓋往者陳蔡之黜大奸  
距脫天下咸誦陛下之明陳垓再行追竄公論方以  
為快惟蔡榮未見施行已為逸罰何至仍職而與之  
祠乎且榮之罪已見於抨彈者臣不復陳有劉巖者  
以風鑿自詭當蔡榮在臺之時出入其家為之營求  
關節納錢以數百計巖之子知之有簡覓錢不得陰  
發其私榮以諭巖竟殺其子事至天府榮又為致曲  
以免其罪物論沸騰巖乃黥配至今人能言之以若  
所為貶斥可也六月之役我師失利人皆知趙卿之

罪今鄧淳已降兩秩公論尚未然而邦永乃有稟議  
之命允為誤息且邦永向者授除之行債事誤國天  
下知之邇者邦永與淳有約而彼此失期卒至誤事  
蓋前一日則邦永後期不至後一日則淳以本命不  
往矣失此二日而逆離守城之備牢矣况所至砲殫  
短不中度亦邦永有以誤之誤國如此追竄可也臣  
愚欲望陛下將榮褫職罷祠更與鑄秩邦永特寢新  
命亦與貶竄淳更不鑄降亦令回制司所乞罷見任  
庶幾險人敗將知所懲戒伏候勅旨

劾楊華石珍疏

臣昨點獄見臨安府獄有吳班為江灣侵盜錢事尋與索案祖點對則降授武節大夫楊華實為罪魁華初領錢置局招買浮鹽以為國課計華乃背公徇私侵盜入已其受贓與販物得息之錢不啻數十萬緡自行供認具載案牘近者施行僅削三官可謂罰弗傷其毫髮况又攤及平民根連株連淹延許時而華乃脫身在外監納悠悠是何施行之失當也欲乞將華照已認贓納數更與削秩竄之嶺海候贓足日押

發其餘在獄人臨安府各據所認監納即與斬遣毋致淹滯又據嘉興府申秉議郎浙西路兵馬副都監鎮江駐劄御前水軍統領府總兩府都總轄石珍奉淮東總領所牒催解未足綱米珍乃依憑主人之勢凌滅輔郡之守鳴鑼入郡恣為恐脇之謀搬挈行床踞罵設廳之上雖喻之以禮款之以宴其無禮自若也夫綱解所以餉軍有欠自當催理何至暴慢如此全無忌憚郡守不堪至申總所總所知其無狀即與換回然粗免總轄職事而已欲乞將石珍鐫降押起

赴極邊自劾伏候勅旨

繳呂開先復官疏

臣聞絕小人之根者必杜其黨杜小人之黨者必嚴其防、閑稍寬投隙者至矣臣切見丁大全沐猴而冠犬羊而坐廟堂者也欺君誤國負罪遠徙所過之地往々唾罵呂開先何人斯舊事大全僥倖改秩作邑太和大全之謫南安也道過其邑開先率縣僚以迎之銜袖有啓既以庾嶺之梅頌其成功又以商舟之楫望其終相當此之時開先惟知有大全不知有

君父彈文即上僅從鐫罷向時朋黨之人已為輕矣今輒援朞法自陳妄作勞績如向日告訐填虧苗開先只就板簿驅磨向以訪聞助日解開先只令民戶樂輸向以民訟補綱欠開先監吏胥填納此不過解臺臣所疏之罪狀殊不知大節已虧他美莫贖况彈文所按鬻獄科罰接受錢米各有實數而可以徑叙復耶詞臣所言已誅其徼後福之心矣臣切謂天造神斷竄此巨姦天下幸甚廷臣齒弊舌腐憂大全之復任近奉聖旨又諭臺臣之請察其動作嚴其防閑

快月奏旬報天下快之開先仍望大全再相者也而以  
期法叙復可乎蓋今日不特大全穿望歸之眼而其  
徒之分謫他郡者莫不日望其有可攀之例今日此  
例一開他日某人自陳曰風聞某人以期法自陳不  
審朝廷何以處之臣以為欲絕大全復出之謀當先  
罷開先叙復之命始臣欲望聖旨特發審斷繳收成  
命仍永不與叙復差遣以扶公道以杜姦萌則天下  
之幸也生民之福也所有綠黃未書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經孫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御筆  
除臣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  
天措躬無地臣切以風憲實綱紀之任霜臺專彈糾  
之司有李勉之賢則可以尊朝廷如臣光之言則貴  
於曉治體不畏強禦則內壯於精神稍涉奉承是自  
塗於耳目况元祐清殿之選必伊川程頤其人非得  
真才曷膺親擢伏念臣迂踈何算義利粗明分席成  
均初無裨於教養充恩資善愧莫廣於見聞大懼出  
幽何堪其二倘弗加於控避恐易速於顛隳伏願皇

帝陛下洞察危衷俯從愚懇亟收回於成命仍改畀於時髦庶使孤蹤獲安微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劾董宋臣疏

臣聞急而呼天者無好聲切于諫父者不擇語臣與臣常挺昨以董宋臣押班之除未穆公論相繼具奏未行寢罷恭准天筆宣諭一則曰四日一朝與朝夕聽使令者不同二則曰所任皆閒慢職事不過優寵而已丞相又呼臣與臣常挺臣洪勳同至相府面諭

聖旨臣固知給舍非將順之官相府非書黃之地然君相之命有嚴且堯言再三洞然明白謂無事任祇是優寵則臣等雖抱掣肘之羞而亦以君命必信也繼而二十三日之命再出則不可謂之無事任矣今觀其印纍、綬若、若主管者一同提點者一大都提點者三而又聖主者三上自太廟下至王邸無不隸其掌如顯應觀如翰林院如軍器庫國信所猶之可也太廟乃嚴祀祖之地而一祖十二宗厥臨孔威之所在天之靈豈不曰此乃誤我神子聖孫之人陛

又下前屏逐之而宗廟再安實宗廟之所以亮陛下也  
今乃使之帶管太廟之銜得不重祖宗之怒臣伏讀  
國史恭觀太宗皇帝有不令宦者預事之訓真宗皇  
帝有杖殺守息之事高宗皇帝有每觀漢唐之禍及  
近時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之訓家法森嚴載在簡  
冊此亦陛下之熟知而恪守者今事任若此謂之閑  
慢可乎臣自夏初見宋臣有符寶所之命臣則繳之  
丞相曰此閒慢也今押班之際臣已繳之陛下曰此  
閒慢也涓流不已將成江河毫髮不除必尋斧柯且

此人狡險有素亦且報復未暇臣恐誤陛下國事又  
如前日者臣固知陛下待之有法有過則懲萬無此  
慮然臣子愛君不容不預言之臣自前日以聖言炳  
如日星堅如金石因奉命以書押班之黃今界之事  
任如此臣實不敢聞命臣寧犯陛下之怒而死不敢  
誤陛下之事而生呼無好聲諫不擇語惟陛下察之  
臣日俟錄黃今猶未至懷不能已謹具奏聞伏候勅  
旨

又疏

臣昨者一日之間兩被聖旨既諭之曰雖未盡行已  
示意向又諭之曰儘有商量豈待促迫臣扶僊策羸  
承拜坐讀雖神謨天運未易窺測而聖心悔悟天機  
轉旋已足以慰區、憂愛之私臣于回奏具言謹屏  
息以俟商量裁處之善蓋有待也明日而給假十日  
之報則臣又以為陛下意向之私由是商量之所從  
始也而或者過慮則曰假滿供職將若之何臣固知  
陛下必俟其假滿再有詞請于是從之而後始行為  
有序恩意為有終不必家諭而戶曉也且自宋臣供

職後丙午一雨至今凡幾日矣無晝無夜天地為之  
晦昧日月為之沉冥此非小變未可以時秋積雨之  
涼三日以往為霖為喜也且此去季秋之時率不遠  
若此雨不止陛下將何以見天地祖宗也天雖不言  
或者以雨諫陛下也臣聞陛下遇原饗必齋數日遇  
明禋必齋一月以祈晴霽故自近年以來明禋無不  
霽者今宋臣未去臣等以言諫陛下視如蛩鳴蟬噪  
可以却之使上而天意未然陰雨不解萬一有禋祀  
陛下將何止之耶恐非齋肅之所能止也臣聞天秉



陽湛乎清明一為陰氣所蔽則晦昧而不霽君如天亦湛乎其清明也一為陰邪所蔽則疑惑而不悟臣嘗記往年章清孫以聚斂嚴刑誤天下遂致積雨之沴久禱無應有臣慶登一疏擊之陛下甫頒出逐之命而扶桑陽谷之光已昭然矣蓋陛下即天、即陛下自古聖賢書論皆以夷狄小人常雨為陰其氣類之所感召如針磁然今宋臣一用隨致陰雨之沴若更如前此用事復召之將若之何況棗紅是時虜謀莫測未可以草方華秋哨不動為幸也昔孝宗皇帝

于龍大淵曾覲之始逐也謂陳俊卿曰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俊卿歸未及門已有旨黜二人于此此外陛下前日事也及大淵既復曾覲再還又復竊弄孝宗覺之謂左右曰為家老子誤我不少臣敢以為陛下今日告也臣非敢有促迫實以人心未孚人言未已天意未開天怒未解用敢犯雷霆之威而冒言之萬一聖明衡慮已定如臣所期于十日之後茲實宗社萬年之福何其幸也萬一有如或者之慮則天下以為臣職叅論思又兼封駁而不能守職盡言則

今日雖可偷生而千載之下有餘戮矣萬一聖意以  
宋臣為必可保其無他而以臣言為強聒沽名則乞  
陛下奮發威斷明正臣詳訐之罪黜之屏之幾殞無  
悔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引年第一疏

臣聞從欲者君父之仁知止者臣子之義人生十年  
入學四十始仕七十而致其仕古之制也夫學三十  
而致蓋以講貫閱歷之久仕七而十致亦以其心智  
筋力至此有不容強得謝而去終其餘年下有以遂

其知止之義上有以廣其從欲之仁君臣上下仁之  
至義之盡也臣少而淺學老而空踈仰荷陛下擢之  
踈遠置之清華第臣前此嘗與同列私議以為從臣  
如包恢年已七十臣劉克莊鄧烱皆七十餘而犬馬  
之齒已七十矣揆之禮律所宜次第乞歸以全知止  
之義去年臣烱先奉祠歸臣克莊以遠次歸臣恢又  
與臣約謂恢先去而臣繼之今年恢以平江之命而  
去而臣獨未去衰顏白髮日隨橫金曳紫之班每切  
自愧用敢齋沐涓吉敷陳悃幅首述古人致仕之期

次陳同列知止之義且臣年今又七十二矣痰眩痔疾時發作此而不去必有顛擠重念臣以丙辰之春叨恩入閩庚申之秋由閩入覲一出八年菊荒鶴怨所未暇論而三閭蓋頭乃男思訖比年所造日披其晝夜夢見之尚未得一歸其家情實可憐今徼福而遂生還則首丘之願畢矣伏望陛下推上天從欲之仁暨老臣無用之身俾之休致而歸不違知止之義則放牛歸馬一木一草無非天地之恩經孫不勝拳拳俯伏待命之至

再上疏

右經孫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今月十四日恭准詔書不允者臣欽承明命無地措躬臣聞委質為臣心固無二陳力就列止於不能伏念經孫學淺而才踈識凡而見陋徒以逢時休順綴迹清班思昔先朝禮部尚書則蘇軾史院脩撰則歐陽脩給事中則黃裳太子詹事則王十朋此四職最號清華而四臣則極天下之選顧臣何人乃兼四賢之職臣則榮矣獨不為美官要職辱耶臣每涉筆職位下顏忸怩而心

不寧者數刻加之痰疾邑勉不前此不能止之時所以度控休致之請恭奉明詔恩言眷溫以孔戮貢禹之事謂不宜去臣伏讀再三感極以泣然此願學者孔戮之志在得請而歸去矣區、愚衷已具前奏今敢以不能者止之義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賜從欲不勝瞻天望聖祈憐俟命之至

引年第三疏 咸淳戊辰六月

右臣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恭准今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者臣承命涕零措躬無地臣切見近年以來中外庶官來去乞歸指作禮數鍾鳴漏盡夜行不休為上所厭於是有勒令致仕者有理非自陳者臣切謂有致仕而勒執令若知止聽其休致自陳而謂之理作丐祠者從其所陳稍回退聽之風陰寓保全之賜况如臣者踰七望八年數當去而重以衰疾執經新益講用字非不大而佔嗶者甚艱日赴朝參有疑立稍久則眩暈欲仆今強自支持偶未仆爾何日顛擠必有勤令致仕者矣臣此時豈不倍費陛下保全之

恩臣應科舉以得官程磨勘而轉秩非不愛官爵者  
第臣內謀諸心外質諸聖賢之訓無一可留敢不避  
再三之誅仰干天聽得謝是祈伏望睿慈察臣忱詞  
初非矯激之舉保臣晚節即令休致而歸則鴻飛霄  
漢益知天覆之寬魚放江河等圉海涵之廣臣無任  
拳拳之至

第四疏

臣三命益恭傳有明訓再三則瀆易著格言臣聞君  
天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非敢不恭而敢于瀆也

實以哀籲于天期以從欲且臣年當去禮律甚明臣  
病可憐首丘在念天其忍不畀矜乎臣又聞臣劉克  
莊乞去之詞曰與其被論而歸孰若得謝而去與其  
終殞于位孰若生還故鄉然臣區區之愚雖不敢以  
被論為惧然實以不得生還為憂臣籲天至此情迫  
詞窮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情出于真憐其老而且病  
以之曾被犬馬之役俾之歸拜蓋帷之賜不勝至願

第五疏

臣荐承休命尚閔俞音退自省循感極以泣臣載惟

今日聖賢相逢衆正萃集如臣衰朽留不加多去不加少且臣首疏所謂與鄧烱等約丐老而去已定于兩年之前非至今日方有此意亦非他有所覬望姑為此詞特以年在三臣之後故其請亦在後况陛下請于臣鄧烱劉克莊已從其請今臣衰病不減二臣所以五奏而未已者實望陛下以許二臣者許臣也陛下若令臣休致徼福生還則未先朝露之前自一日以往皆陛下生全之賜臣情迫詞窮期于得請席藁以俟陛下哀憐而終惠之

表

致仕表

臣經孫言臣昨日咸淳二年七月准告授臣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龍萬壽宮封帛請俸料合至今年七月滿年踰七十見苦沉痾敢瀝忠忱就乞致仕者伏以經孫奉祠竊祿將成兩考之書拜疏引年仰瀆九重之聽所祈得請非敢具文臣申謝伏念臣素乏才能積有遭遇事先帝于三紀遍歷清華侍陛下于初潛何禪新益寵踰其分用過吾材自

命龍飛以來兩辱虎符之意連章控避俯荷允從一札  
遄飛更蒙獎賚紫殿侈職名之峻琳宮賦廩秩之優  
不敢再辭又歷三載重念經孫年衰氣弱福過災生  
爰自今春益復有病齒牙之搖落未已腑臟之秘滑  
不常視聽俱昏拜跪良苦稽之禮律已踰致仕之期  
顧此筋骸豈復能久於世願言納祿以保餘齡伏望  
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廣日月之照察臣知止足之  
義已愧後時俾臣全衰朽之年免貽清議

再上表

臣經孫言昨于六月上表以年踰七袞陳乞致仕七  
月十八日恭准詔書不允者伏以引年致仕已歷危  
衰有旨諭留特厪溫綍未遂一辭而退敢干再瀆之  
誅臣申謝伏念經孫景迫桑榆質如蒲柳固竊而食  
初何補于明時空臆而言未必回于淵聽然七十謝  
仕于小臣已愧後時况以多病殆盡餘齡敢望崇福  
延康之恩言下逮感涕橫流然不允者君之仁知止  
者臣之義輒攀禮典重冒聖慈伏願皇帝陛下成物  
如天愛人以德察臣衷曲之畢竭憐臣筋力之少衰

鑒此至忱許其納祿即遂退休之請永為太平之民  
遺表

臣經孫言病勢危篤無復再生永辭盛世者伏以惟  
天為大未酌覆燾之恩沒世不忘尚恐湏臾之死氣  
已微于屬續敬敢廢于拖紳臣經孫悲哽悲哽頓首  
頓首伏念經孫材質庸凡學術短淺事先皇于盛際  
遍歷清華侍陛下于初潛最加獎遇久焉休退積此  
衰羸俯陳垂沒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願皇帝陛下  
緝熙聖學充廣道心上畏皇穹之鑒臨下念生民之

凋弊開通言路毋養成緘默之風保毓陽明毋使為  
陰濁所蔽益勵有為之志用垂無疆之休則臣冥然  
長辭死且不朽防偏一表敢希臣杖之親書任善孤  
忠願采唐證之半藁蓋棺近只戀闕潛然臣下情無  
任瞻天戀闕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經孫悲  
哽悲哽頓首謹言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一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二

講章

商孫古鑒

校梓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九月初一日進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總命羲和曆象欽天之事曆者紀數之書即洪

範之曆數所以紀星辰運行之常象者占天之器

即舜典之璣衡所以占星辰常變之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止鳥獸氄毛音冗音毳



此分命四子之事二仲二叔分掌四時分宅四嵎所以測日景考中星定中氣授民時驗物化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止庶績咸熙

此總又命羲和以歸餘置閏之事故更端以重命之允信釐治蓋信此四時之序釐治百官使其功績熙廣接續有成而無玩愒之患也

臣聞有帝王稽古之學有諸儒傳註之學稽古所以考古人經世之大業傳註所以什古書垂世之大義古今諸儒之說備矣臣不敢援引以瀆天聽敢以帝

王經世之大業為陛下言之臣觀堯典此章凡三節其總命羲和也有以見天合人為一致故昊天若必欲其欽人時之授必欲其敬以心法為治法已非後世星翁曆史之所能與蓋苟無欽敬之意以行之則必至於昏迷天象而玩日星之變異妨奪農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敬乎天時是不欽乎天也通者星虛殷秋其日丙寅太史占候風來自乾實為人多相掠之兆應在吳分當思根本搖動之憂臣願陛下毋以曆為步占之常而忘帝堯欽敬之意則臣今日所

講說者非紙上之虛言矣其分命四子也有以見當  
堯之時日星軌度時和歲豐不惟斯民有以全其耕  
鑿飲食出入息之樂而在郊在藪一毛一羽之微  
亦有以遂其乳化翫毛之性何其盛哉臣睹陛下比  
歲邊陲之民死於兵革內地之民死於水旱雖有父  
母妻子之屬不得以相保反不如隆古歧行喙息之  
安其生者為可痛也其再命羲和置閏之事也則必  
信日月歲時以釐百工而熙庶績以見當時之人率  
作興事惜陰爰日於三百六旬之內蓋無一日一時

之或敢玩愒也臣觀是時君則日行其道臣則日孜  
其思三載而攷之而至七十載之久巍乎其成功  
也如此今陛下臨御以來視堯之在位已七之三矣  
方以允釐之歲月而空擲於更化以緝熙之光陰而  
徒勞於革弊實為陛下惜之臣願繼今以往上下勤  
恤皆以堯命羲和之意自勉一日欽敬則一日之功  
一歲欽敬則一歲之功兢而日孜而思百工以  
釐庶績以熙則會天萬年之曆視堯之置曆數時可  
無數矣

九月初十日進講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間或逗遛不發州縣慮科歛違時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驗實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雍熙二年上謂宰相執政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亟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無積粟何以救之並見續資治通鑑長篇臣嘗聞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朝廷仁政所貴及時以此知堯湯不能免水旱之災而天下未始有捐瘠之民者要必有以達其仁也如使蓄積不先時而具賑恤不及時而行則博施濟眾子惠困窮堯湯雖有此心天下未必被其澤矣恭惟太宗皇帝上承藝祖龍興之業下貽神孫燕翼之謀所以億萬年而有永者皆於安民一念得之聖謨洋洋真萬世之矩矱也夫以水旱之災無不聞而檢覆惟恐後時賑貸惟恐其不急所以民不至於流亡而無盜賊之患三代而下以盜賊而亡其

國者未始不以水旱之故民飢無以恤之耳其或知所以恤之則又聞之後時檢束於藁秸已空之後而無以驗其實賑貸於流亡莫止之餘而無以全其生於是死者固絕更生之望而生者又萌等死之心盜賊之患卒至於不可收拾也臣聞今歲如浙東西湖南北七閩二廣多以旱告如天台括蒼永嘉三郡與夫潭之湘鄉寧鄉安化諸邑又皆大水陵谷變遷民生蕩折可為哀痛臣比者進講之次恭承聖問台處等郡水旱之災仰見留意民瘼四方有故莫不上徹

折古

聖聰臣時奏乞及時賑貸又蒙玉旨諭以速下施行臣知陛下此心即太宗皇帝之心也斯民何幸然側聽旬餘未見施行臣切惟今日外有窺伺之奸內有水旱相仍之患則人心根本之地不可不思所以堅凝而維持之也臣願明詔大臣檢舉見今州縣水旱去處會監司郡守選差清廉官吏即與檢攷仍急行賑濟之實或就發常平義倉之儲或特發豐儲椿積之米以活飢民毋使其至於流亡至於盜賊則太平雍熙之治復見於今日矣則天下幸甚

幸

九月十一日進講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章欲求賢者進用之而放齊薦非其人

帝曰疇咨若予采止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章欲求賢者論其事而驩兜薦非其人

臣聞帝王之治莫大於得人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當堯之時黎民永而萬邦和百工鑿而庶績熙一人端拱於黃屋法宮之邃若可以為無事矣而帝王之

心則未然也方且歷訪在廷若時登庸有咨若予采有咨群龍竝用未始自足而一賢在野惟恐或失何其急於得人也及觀放齊以朱薦帝則知其嚚訟不可用驩兜以共工薦帝則知其靜言不可用薦揚之辭方出於口而吁疑之頃如見其肝又何其明於知人也蓋聰明之德光於天下不惟事幾潛伏民瘼隱微皆有以真知灼見而天下賢愚不肖之分亦皆如日月之明而容光照焉如水鑑之靜而鬚眉燭焉故凡智愚之繆其用言行之不相副者皆不能逃於片

言之下此所以獨推官人之能而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如使其徒以得人為急而無以知之則朱可以啓明欺如後世之利口捷給者用矣共工可以僞工欺如後世之小才徒辨者用矣知人云乎哉陛下神聖廣運堯之德也親賢之急堯之心也忠邪有辨堯之明也亦堯之文也天下雖大枉直莫欺共兜巨姦斥絕久矣然豈無好辨而喜勝者靜言而庸違者尚當有以審察而分別之邪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臣敢陳帝堯知人之道以為責難之

恭

九月十三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湯、洪水方割止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竊謂洪水大患也咨岳博謀也僉謀之公舉而所薦者鯀此諸儒之所同惑也以方命圯族固不逃於帝曰咈哉之疑而試可乃已又不能不徇於岳曰異哉之嘆此諸儒之所惑也臣嘗思之蓋岳之所薦非驩兜共工比洪水之割方為害於蕩襄之餘下民其

咨思俾又於浩、滔天之際顧瞻當時有能之可使者惟鯀而已故岳不得已而力薦之堯不得已而姑試之堯豈徒曰試之云乎哉欽之一字乃所以藥其疾而玉其成也鯀之病在於方命圯族耳命者天理之自然惟敬者能順之族者物類之同然惟敬者能安之今鯀也不順其命乃至於方而逆汨陳斃倫非方命欤不安其類乃至於毀而圯悖直自用非圯族歟是背之也堯以欽命之鯀以忽棄之故雖九載之勞而弗克績於成也子禹嗣興祇台厥德而先有于

往欽哉之意行其無事而無蹈方命圯族之愆故能濟滄距川決川距海而成大功於八年之頃嗟乎同此一水患也鯀以忽心而績用弗成禹以敬心而地平天戒盡臣道可不敬哉抑臣讀書至此而有感焉

以堯朝之清明一咨登庸而得朱再咨予采而得共工三咨治水而得鯀九德咸事群龍并用之時豈應有此自後世言之掩覆之可也而史氏錄為古法孔子定之以為篇首者蓋所以見天下未嘗無小人小人未嘗無朋比而皆不足以累帝堯知人之明則堯



之盡君道者又可見於此矣嗚呼盛哉

九月十九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止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聞脩身乃齊家之本家齊乃國治之基父堯子舜  
古今盛事而求其所以相授受者乃不過脩身齊家  
得之有如師錫之言方發予聞之語已隨以此見大  
舜雖在側陋之中而玄德無不上聞帝堯雖居黃屋  
之邃而天聽無不下徹以聖遇聖固應爾也然帝俞  
之而問之豈非欲因此而審其德歟今岳之薦舜也

不稱其濬哲不稱其文明不稱其溫恭允塞故獨舉  
其難事之親與不恭之弟舜處其間上友下順使之  
進於善不至姦以此為薦舜之原而已至於堯之試  
舜也則又未試以五典未試以百揆未試以賓門納  
麓方且驗之閨門觀其儀法及舜能以理降其驕貴  
之心使之行為水之汨則又以欽哉美之以此為試  
舜之實而已嗚呼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必以修身齊  
家為首孟子推天下國家之本亦以在家在身言之  
蓋未有身不脩而能齊其家者未有家既齊而國不

可治天下不可平也堯典一篇始叙堯治終述舜禪  
而其於脩身治國平天下之序惟此一說蓋克明峻  
平德堯之天下不難此矣嗚呼堯平時用功之序如此  
故於舜之孝欽兩盡而知其身之脩於舜之克諧釐  
降而知其家之齊於是而授以天下可不謂天下得  
人乎百篇帝王之軌範堯典百篇之冠冕子思孟子  
所論之次序盡此而已後之欲治國平天下者盍於  
是究心焉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二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三

雜著

裔孫 鑒 校梓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邈

四載執經邈無裨益一朝被論惟有愆尤祗知隱跡  
以出閔奚敢徹名於記府乃蒙仁言撫問息意寵綏  
將之篚帛以燠其寒賜之官楮以調其乏百拜俯俛  
萬感輸悃載念經孫罪大罰輕仰戴聖恩之寬宥辭  
溫意厚更叨儲極之垂憐東望潛然西歸榮矣第孤

蹤既返於私室無一字敢入於帝城伏願皇太子殿下寅奉君親恪循身教謹言語節飲食妙全頤養之功尊德性極高明允迪中庸之訓暫輟閣中之註述益勤聖慮之踐脩是為三代有道之君永迓萬年無疆之福經孫無任戀德輸忠之至謹奉牋以聞謹牋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照對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三省全奉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臣於次日具奏辭免今月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者渙頒

成命震惕愚衷切以烏臺為糾察之司金華輔緝熙之學尊朝廷必孳勉而後可成君德惟程頤其實宜况稍涉奉承是自銷於風采而無能啓沃曷贊仰於聰明必得譽髦乃稱親擢如經孫者來從州縣躡綴班行資望淺則何以振風憲之綱學術疎則無以為日就之益雖已騰於免牘猶未拜於俞音欲望公朝特發敷奏亟收誤渥改畀名流庶使菲才少安微分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須至稟聞者

上樓監丞牒

朝散大夫徐經孫牒上奉使監丞郎中照會今月初  
一日夜承公文准省劄備奉宣諭指揮差委貴職前  
來諭旨令某還臺治事伏承傳宣恩言開讀再三無  
任感激經孫自知瀆犯天威不稱言責惟知屏息以  
俟誅夷豈敢回臺重污朝廷綱紀之地除已披肝瀝  
膽具錄回奏又復迤邐前去以俟威命須至牒報者  
右牒請照回故牒

祀明堂赦文

寅恭宏圖祇若成憲稱秩元祀率先申以蒐儀於昭

明堂歷吉辛而展采然禮之大者非無可稱而神之  
格者惟德是歆億萬年敬脩之心秩然咸叙四十載  
憂勤之治常謹持盈賴兩儀之儲祥荷列聖之垂祐  
陰陽和而物無疵癘雨暘若而歲比豐登青海歸疆  
咸謳歌于西北黃旗協道盛溫厚於東南方且却遠  
人之貢以昭德心減明年之租以紓民力徃于攸濟  
迄可小康爾休爾游當知申命之自我將我享益申  
報本之恩先一日而致齋極三日之儼恪如見所祭  
不顯亦臨款謁真宮入裸太室載鸞旗乘玉輅匪棘

匪徐披龍袞執鎮圭有嚴有翼乃酌鬱鬯乃蒞中壇  
亞獻芬芳昭震子之主噐顯惟雍穆萃髦士之奉璋  
籩豆靜嘉羽毛紛盛美光服貺衆星留俞月波日耀  
之宣明乾端坤儀之軒豁加荐享矣清明暢矣維天  
佑之福履綏之緬懷乾德癸亥賜赦之書順考皇祐  
季秋肇禋之詔一以無私之義法天地一以大公之  
道服臣民烟如日月允矣垂訓敬其夙夜奉以畏威  
惟熙事之告成可朕躬之專享歛時五福普及萬方  
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惟天付予有家朕必思于兼覆

本朝以仁立國朕必廣于好生尚賴輔弼必恭之臣  
小大承統之寄具宣實意式迓昇平共躋仁壽

### 祭龍門碑文

斗牛之分有名山馬水流其中四時潺湲有本如是  
浩浩淵淵潭曰龍潭門曰龍門疑有神物輸流而遷  
七寶層翠好峯贊完千佛可廬名經可繡爰相厥攸  
門而不閑有亢其高風雲往還表之以江西倫魁之  
筆實之以吾黨非常之原吉涓剛辰揭虔奉安崇酒  
於觴實敬于盤荐此馨香以啓蟄蟠桂香秋馥桃浪

春翻神其相之有開必先

新堂梁文

伏以倦游爰吾廬偶東得源一區之勝辛勤有此屋  
粗適中堂四時之宜日月維良風雨攸除恭惟矩山  
主人一生僥倖百事迂踈壯歲詞場誤成蠅於點墨  
比年客路旅振驚於光庭書殿極儒生之榮憲府濫  
言官之責不能者止盍歸乎來顧老屋以弗支勢湏  
改築去先廬之未遠地適可安三江交流有朝有護  
四山回抱如拜如迎是為覺溪之中舊襲孔園之號

傍羅古木若預封培前衍平時最宜眺望賢哉宗黨  
成此畝宮爰集棟梁楹桷之材以為親賓冠婚之所  
地勢頗隘於我有餘自此息影林間得依美蔭學耕  
谷口惟願豐年得為太平之民茲實老來之福千萬  
間庇寒士賴有時賢三十年携束書聊逸吾老試題  
吟筆助舉脩梁

東 丹闕巍、照眼中曉望扶桑秋日表葵心如拜

朶雲紅

西 羅浮峻極與雲齊水演龍門清且近此堂新枕

北山溪

南梅峰對面蔚晴嵐方正不移天所作欲知絜矩

個中叅

北幢節分龍來石壁勇如渴驥欲奔泉水口此山

天與力

上水遶山圍更平曠良天好月賞心時密爾鶴原

互來往

下自古箕裘學弓冶詩書門戶要支持須是肯堂

仍肯架

伏願上梁之後百年偕老億世奠安泉甘土肥漸遂  
山林之樂風調雨順益知棟宇之安書脉其昌福基  
以壯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

伏以中堂落成已踈飛翬之勢前榮高敞復恢旋馬  
之規展矣高明美哉輪奐恭惟勉仲主人精神秋水  
笑語春風心逸而休克守過庭之訓面勢必審更深  
肯架之思爰自舊年迄成新築望先廬之未遠覺勝  
槩之彌多塘瞰大壑泓然可鑑岡連石釜歸若具瞻

青山當戶流水入池白雲為藩寶氣在闔况有前人  
之命是為安宅之基狀與目謀屋兼身潤又念親賓  
冠婚之所當有東西階序之分乃詔工師乃宣哲匠  
厚棟大梁以禦寒暑廣居正位以備周旋揖遜其間  
登降有數屏開孔雀未數李監之豪家瑞應麒麟會  
慶徐卿之有子脩虹斯舉賀燕聿來

東 主人胸次妙春融門前又報高軒過坐我光風  
霽月中

西 山頭寶氣喜朝躋客來柱笏閑相對咲指浮雲

自有梯

南 不寬不隘笑潭、我閑居第傳孫子文靖當時  
有美談

北 華堂相值真安宅方寸心田萬卷書箇是君子  
無窮澤

上 舉首先廬盈一望好天樂事賞心時棣萼相輝  
互來往

下 家塾旁開文字社堦庭蘭玉香詵、鸞鶴書聲  
連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庭睦肅門戶光輝智以謀之仁以居之敬脩其可願祿爾康矣嘏爾常矣亦維適之安

贈課術王宗岩序

余平生安於命而星數之說未學間有為余言而驗者百一二爾惟蜀士李德甫嘗課予命自辛亥而乙丑由提管而龍圖節，皆驗如印券然予甚神之而惜其不復見宗岩王君一日過予謂得其術其課予卦數亦頗與甫合然德甫嘗自言其術無文可傳不知宗岩何以得之也雖然不必問其術傳不傳惟當

觀其驗不驗於其別也為序以送之

黃紹谷詩序

沈江黃君妙年篤學勵志前脩暇日彙其詩不鄙示余，開卷讀之則後村李公省身雷公各為著語而蒼山曾公又為易其字曰紹谷蓋以山谷文章之印期之也余復何言然嘗讀鶴山黃太史文集序有謂世之以詩知公者未也獨於其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艱險百罹不見隕獲者再三致敬慕之意然則紹谷合志其大者焉勉旃毋怠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江山風月黃元肇燕息所也梅亭先生翰林季父溪  
山翁和之諸賢繼是有詩有序有記搜抉其秘天地  
無盡藏發越殆盡而元肇猶謂余獨欠著語余惟天  
地清明之氣莫如風月而挹之江山尤清明之至也  
元肇家傳山谷之印見聞文獻與他人殊而遊目騁  
懷又有江山風月之妙余復奚言然元肇亦有思夫  
自有此天地即有此江山昔也清夜故園地靈尚闕  
人謂斯何今也飛閣渠、登臨得要人謂斯何況山

徑之蹊介然成路滄浪之水清斯濯纓孟氏此語豈  
直為山水發哉反之身心亦猶是也余方有警於是  
願與元肇加習察之功一燕息頃因水上之風而識  
天下之至文因月林有影而悟容光之必照庶乎與  
天地同清一明而不獨以嘲風弄月為得江山助矣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昔擁雙旌在斗城今朝孤館語同名天連秦樹無因  
見極眼空遙悵望情右二十八字寇忠愍萊國公所  
賦也謹按國公以天禧己未召自永豐軍拜中書侍

即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明年七月罷尋降授太常少卿知相州八月徙安州再貶道州時也問之故老此驛名永興後以公故名萊公館而或者又以皇華易之噫孰謂永興驛不知公安之竹乎切惟君子所遇山川草木皆得蒙被芳潤以托不朽况嘗有蘧蘆之托翰墨之留乎後二百一十九年當嘉熙戊戌邑令南昌徐某因葺是館刻詩壁間仍今名而堂以萊公扁於以存先賢之蹟回此地之光景云

黃季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右訓蒙絕句五卷晦菴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註則沈江黃君季清之所述也謹按先生自序謂病中默誦四書隨所思記以絕句後以代訓蒙者五言七言之讀然自今觀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掃步趨之末帝王傳心之妙聖賢講學之方體用兼該顯微無間其目雖不出於四書之間而先生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具於此矣其曰訓蒙乃先生謙抑不敢自謂盡道之辭云耳季清研精是編有年矣一日心會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學或

取諸章句集註或取諸文集語錄又參以周程橫渠  
五峰南軒勉齋西山諸書如網以黃鍾而四聲迭和  
先原於岷山而百川會同其例則先訓詁後文義一如  
先生註書之體自非潛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  
其釋命詩云新者如源來無窮也舊者如流往不返  
也其什戒謹恐懼詩云寇未至則高其垣墉欲未動  
則敬以直內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與李清交四  
十年中間辱授館者非一載見其讀書專靜反覆沉  
潛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進有非不肖所能及其後

數歲一見每見必進於昔今於所註書益信雖然先  
生之詩章句云乎哉皆其得於心見於躬行日用之  
際俛焉孳、有不容以自己絕句凡九十八首始於  
天而以事天終焉其辭有曰存養上還天所付終身  
履薄以臨深余以季清今老矣尚皆懋敬哉季清名  
惟寅氏伯新寔從加齋學師友淵源有自云

黃山谷內集跋詩

太史黃公詩有內外集夫任氏所註者內集板本雖  
多而其烏鳥傳寫之誤亦自不少暇日稍加較正刻

之閩憲始與薌城所刊薌室外集註並傳之

黃月山解金經剛跋

月山黃獻之余老友也生平歸儒解金剛經偶黃電  
岩以所繪真像示余為下轉一語時咸淳辛未五月  
既望矩山老人徐經孫書其上而歸之若以色相見  
我能知者微若以音聲求我能知者幾大虛雲散大  
音聲希月山居士之子孫永言孝思於時保之

長孫敏學冠說

正月丙午吉叶於卜吾孫敏學肇加元服古者冠禮

三加彌尊厥初祝辭訓義具存始加曰棄汝幼志蓋  
欲其童外之習痴劣之態絕之而若棄也再加曰敬  
汝威儀蓋欲體貌必正色辭必莊可象而可畏也三  
加曰以成厥德蓋欲其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弟而成  
人之德備矣三加之禮彌尊三祝之辭有序蓋必如  
是而後元服之無愧也於戲既莊爾首毋邪爾思今  
爾何盟是訓是彝今汝何懲於嬉於隨學以自強敏  
以求之受天之慶福祿咸宜

姪壬泰冠說

咸淳三年九月望日猶子壬泰冠老伯矩山為之說  
其辭曰我如汝年冠於王正今子既冠迨此秋清古  
者冠禮盛服夙興筮日筮賓其責匪輕言行貌思規  
念 矩準繩汝其未忘思誨是名字以必矩維我思榮  
哉敬哉杲日東升

乙泰冠說

古重冠禮盛服夙興今子既冠祝辭是聽家學淵源  
汝其繼承顧諟明命迅如雷霆有慾必窒有忿必懲  
名曰思諟字曰必明友愛同氣溫然如春佩服斯語

其書諸紳

香遠舟記

余友羅仲志種蓮植梅着亭其間取濂溪香遠益清  
之說康節夙駕寒香遠、留之句合名曰香遠舟盖  
以其亭之如船也余和之曰盛夏流金爍石百卉欲  
焦而有蓮焉大寒折綿冰漬萬木禿立而有梅焉予  
於是掀蓬四望或雲錦之絢爛或冰雪之清妍玉壘  
有神亦知其香之遠乎余聞得陰陽之和者寒暑不  
能隕其節守性命之正者威制不能易其操子如悟

此則知二先生之所取或曰東坡詠荼蘼亦云無風  
香自遠曷不取而叅之予曰隨芳而倚賴東風者蓮  
梅之所羞也又焉得俎豆之哉仲志曰善請書以為  
香遠舟記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經孫嘗妄論今日大勢自庚申寶運重開之後聖天  
子有乾旋坤轉之妙大丞相有再造乾坤之功琴瑟  
既調百蠹盡洗武功既續三邊宴然從昔更化善治  
未有速於此者聞知聖朝惟曰和糴之數未能盡蠲

楮幣之造未能頓住不能不上貽聖君賢相之憂近  
者全臺有言欲革二弊遠稽漢人名田之說近考先  
朝限田之制除面官限外之數官買三分之一無官  
之家亦以九品之限與之大約田千萬畝歲收七百  
萬斛粟則可以盡免和糴之數楮弊可以住造而軍  
餉亦無不足之患矣一舉而兩弊盡除甚大惠也且  
漢人之說諸侯王公所占不過三十頃耳今一品至  
五十頃所限比漢時為優漢人自限田外悉以沒官  
今無沒官之令而限外祇買三分之一公家之利如

此民間之利如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或疑此  
令風行州縣之間必索各戶出身官誥而後知所占  
品限虛實必索各戶砧基簿書而後知所買畝段着  
落又不知官所給價將決於官牙耶亦祇據其契面  
舊田之好惡將聽人戶所申耶亦從官司據契而面  
點買也既買之後佃戶種贍將誰給之兩暘不齊或  
有減放將誰主之或者又謂此去夏稅開場不遠官  
民之交易未定夏稅必有遲疑不納之患住造之期  
未卜目下增造有數恐有楮價日殺之疑甚者至謂

以浙西合買之田計之未必能及常年和糴之數他  
路或如是所買之田又不足以為所得軍餉之備又  
如何此皆衆人之所疑者經孫切謂廟堂之上智慮  
必周商確必定必無此慮特州縣之間官吏未必能  
盡體朝廷安盡不擾之意民戶未必能盡體朝廷明

靜

白洞達之心恐須條示畫一為之區處使官吏有所  
奉承而無所容其夤緣之擾人戶無所疑惑而有以  
知吾平明之公則此一舉不惟可以除二弊興五利  
實可為長久之良策矣經孫自揆踈庸無補於世浮



沉州縣之久獨荷大丞相擢之踈遠置之清華數年  
之間叨塵至此蓋必有以取之也今朝廷行此利民  
之事倘或有所聞而不以告有所疑而不以獻則是  
負恩於知己之地將無以自立於覆載之間矣經孫  
朝夕思惟義不容默萬一所聞皆不足疑大丞相必  
亮其愚不解事未必遽加之罪如聞或有所疑則少  
加詳緩熟籌而後行之亦未為晚經孫干冒斧鉞罪  
當萬坐伏望鈞照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三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四

裔孫 鑿 校梓

詩

四言

賜宜春易太極

易有太極在天地先兩儀四象是謂後天春臺得之  
云自希夷吉凶禍福予以前知八十二宮頗與俗殊  
數往知來亶其然乎

元旦訓孫

咨爾潭生今歲十六棄汝幼志企慕老宿收汝放心  
歸就檢束業必精思書必勤讀敬事父母出入必告  
欽奉師模傳習必熟友愛同氣如手如足珍重自身  
如珪如玉非禮勿視祇汙清目非禮勿聽祇亂心曲  
非禮勿言、必招辱非禮勿動、必非福翁作箴言  
甫其佩服念哉敬哉中有天祿

五言

覺溪八景

雷奔石壁間瀑瀉洞門側蜿蜒乘洪濤變化莫可測

右龍門春浪

西風吹石岐鱗甲起深轍借問去來人誰是騎鯨客  
右鰲頭秋風

初生半崖陰漸失雙峰翠倏忽滿太虛蒼生望霖雨  
右羅阜朝雲

溪月濯銀盤溪橋卧脩軌沙淨碧波寒分明見蟾闕  
右潘溪夜月

山園古寺陰曙隔鯨音發悠揚三四聲喚上東林月  
右隆福晚鐘

驪

飄蕭鷗鷺群浙瀝孤蒲晚雲斷山月明新泉落前澗  
右驪塘暮雨

林館碧溪陰絃歌雜燈影夜分猶吾伊學海在人境  
右水北書聲

詩家在東臯雞林價爭售作者復幾人風月三千首

右東源詩社

題施山觀音閣

閣道連雲棧簷牙覆竹陰南來天馬渡北落水龍吟  
林鳥疑譚偈田花欲佈金凭欄觀下界洞見遠公心

長子思訖赴江西度幕

三年永豐簿兩載半臨川納滿無多日竒逢有二天  
臨民須近厚減價要重蠲莫道違離遠常如在膝前  
思訖生朝分忠勤酒侑之以詩

帝正纔五、吾子始生時潘縣花將錦陶門柳欲絲  
與民同樂意在我即琴棋酒自忠勤出公餘薦一卮  
病中有感

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盃帳中聞燕語瓶裏看花開  
醫已肱三折愁來腸九迴何時得踈散屐齒印蒼苔

幼子思誼舉次孫命名陽生

吾年七十四始見兩孫枝陽德初回候蟾光欲滿時  
傳家惟簡冊願汝似蘭芝何日解言語能吟公此詩

送思詭之官鰲峰

我如汝年時問昉問便江戍選奔如海深望洋吁可怖  
汝今亦宜教去作鰲峰主有民環百里待汝字而撫  
何以奉寬條何以撫黎庶惟公則生明平心閱牒訴  
惟廉則寡過莫受脂膏汙惟勤則集事慎勿習逸豫  
惟儉可無求只學我清苦持此四字符便是作縣譜

去家三百里兩地無多路安問來與往時走一健步  
居官而民宜睽隔非所慮三年課最歸可以見君父  
咸淳壬申六月不暑

常年六月六暑氣何其酷大有吐舌煩猫得負背燠  
今日胡不然蕭然涼氣足陽烏潛其輝小雨時霖  
重袂猶未溫浴了肌起衆老病固宜然壯者亦不浴  
短至未及間秋陰如許毒本朝王火德、與堯運續  
文明耀四海年世不待卜吾君乾六龍剛健粹如玉  
吾相泰九二夫、出覓陸君臣德既同詎有此陰伏

吾聞氛氣惡殺氣盛西北襄城既失守生靈爛魚肉  
匹夫尚懷憂知此妄屠戮臣固告上天忍淚不敢哭  
願言掃陰邪日月舜耳目中國盛陽從明今調玉燭  
六言

題伴雲樵唱

佛法生憎綺語道人安用樵歌有時言外悟意不覺  
山中爛柯

自贊夏端甫所繪真

置  
老我不堪位署歸來久混漁樵忽然珠玉在側見之

令人意消

七言

春班遇雪

拜賜通班近玉墀小臣今日覩朝儀雪花飛在藍袍  
上潔白其身正此時

和端茶訓子 三首

東坡月窟天香遠山谷雲濤味玉溫相對兩翁元祐  
老說茶風味到今存

寫詩只到黃山谷又失西川蘇子賢更把名章細商

略續絃那可惜膠煎

三日君詩當刮目有來字、到雲和從今喜入聖人  
手孔杏壇中取瑟歌

南英會芳亭

衆芳會處得春多草色隨人氣亦和聞道吾宗好兄  
弟棣花香裡細吟哦

過嚴子陵釣灘

仰止高風不可攀且箇生出鬼門閑稽首臺前無復  
過歸家斬却釣魚竿

和臨湘奉議孫敷山歸田十詠并序

余引年得謝因思同里有前輩孫公奉議以年  
未五十致其仕賦歸田十詠音調幽閑心切  
慕之勉強追和然豈特其詩不可及其見機  
知止之早尤不可及也姑錄以示兒輩知里  
中有此亦可以洗林下何曾見一人之謂云

仰止高風早賦歸晚生自恨不同時公如嶺上孤松  
秀我亦松間百尺絲

尚記千官拱帝堯日隨環珮早趨朝螭螭下從容

際咫尺天顏未覺遙

喬山却似會稽陰千里孤臣淚滿襟沐浴恩波無地  
報始知滄海未為深

咸淳天子憐臣老紫殿清華極邃情賦祿玉隆真畫  
錦有時聽得步虛聲

九重憂責詎能分不雨羞為出岫雲累疏丐歸今得  
請保全晚節荷明君

北窓自有來薰處長夏何妨一枕高竹薄未能遮照  
徧西風我欲障葡萄

活水一溪如玉瑩好山四面似螺堆個中自足歸吾  
老莫待北山文勒回

家有園池幸未荒客來有酒或傳觴秋宵玩月冬觀  
雪春日尋芳夏納涼

人心易溺能誰拯世道如瀾孰與回賴有聖賢遺訓  
在好懷每為古書開

早眠晏起自安恬頭上從教白髮添和了十詩賒七  
字太平時節效陶潛

題安原寺

杜老曾留脩覺旬韓公亦有岳山題愧無健筆希前  
哲謾把飛紅當踏泥

病起二首

去年習懶因成癖瘦骨支離怯病魔今日團圓環四  
世玉蒲細切泛金荷

上高殊邑尚吾鄉千里相忘是建康王事賢勞宜不  
廢師生義重詎能忘

出朝賦歸來好十一首

歸來好籬下菊花應未老晚香猶可薦清樽淵明醉

後和衣倒

歸來好兩歲引年章屢艸聖恩寬辱不容閑今得生  
還真大造

聞

歸來好顏巷安居樂吾道此行不敢怨風聞只恨舒  
君言不早

歸來好一入山林迹如掃杜門謝客免愁尤几淨牕  
明讀莊老

歸來好菊後梅前宜問道退朝羽翼此心生從此五  
更無起早



歸來好從此五更無起早雖然畎畝辨香心天子萬年多壽考

歸來好三徑須宜有花草於中竹栢能耐寒更種長松成四老

歸來好飲食起居隨晏早閑身樂得未龍鐘東阡西陌尋芳草

歸來好茅簷曝背無煩惱欣時讀易困時眠箇中輸與痴頑老

歸來好龍門有山名七寶宿生泉石頗有緣往來儘

可休吾老

歸來好萬喜千歡無煩惱日課吾孫讀古書此是吾家傳世寶

北坑拜掃有感

手植松楸四十年扶疎枝葉欲參天四兒惟有衰翁在時領孫曹拜墓前

題金魚郎

金魚有術妙談天走遍江湖謁俊纏玉帶貴人如一遇定知換酒不論錢

贈射虎人

馮婦下車須有勇將軍射石亦通神  
白額南山新除害好賞今時射虎人

去國

崎嶇山路記曾遊誰識為臣去國愁  
栢府官中羞豸角桐江臺上愧羊裘  
重違君命留行者既竭吾才歸去休  
霜露感人千里思松楸未掃已三秋

北壑瀛洲亭

中山有水、中洲欲訪蓬瀛此處求  
孤嶼插天如搢

笏危亭臨渚似飛樓竝崖香草仙餘藥  
隔岼人家風引舟箇裏藏脩功行滿弘文  
學館快情遊

山塘精舍

歸來魚鳥亦相親草創山塘謾以名  
旋築堤防留水住盡除菑翳聽松聲  
族姻語、人情洽雲執陰、天氣清  
好續溪山真率會從今八景又重成

恭和御製詩

多士新彈禹貢冠對天忠切動龍顏  
臚傳聲徹頌袍笏燕喜筵開肅佩環  
樂奏簫韶成廣內詩成奎畫照

人間微臣捧詔慙踈拙也抱傳宣拜賜還

弭節堂

慙懃主禮重賓榮弭節新堂慶落成語熟不妨移座  
密更長那復記盃行轄投相共傳佳話榻下于今見  
故情太史定知牛斗分容星也傍使星明

慶仲明弟領鄉薦

記得溪山橫膝語何時解取世科收薦名恰在二八  
數屈指重來四十秋歲月滔々催後進功名冉冉繼  
前脩福州得捷知安福更願君恩賜狀頭

福州即景

一別居諸歲月增遙聞此景盡難能潮田種稻重收  
穀道路逢人半是僧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百  
枝燈常年六月東山裡地湧寒泉漱齒冰

福州鹿鳴宴

嶺鹿鳴今日宴佳賓六萬塲中一百人鰲頭峰前連巨  
釣龍臺高處耀脩麟假途文字皆由命寶地功名好  
致身得意春風馬蹄速杏園交慶綠袍新

長孫敏學授承務郎

辛勤塲屋一書生六卷時文謾策名身事兩朝奚所  
補恩覃五世亦何榮前人慶澤宜豐報爾輩官曹詎  
可輕移孝為忠斯不負更須勤學紹家聲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

江山到處堪圖畫風月無邊自古今但要清明如外  
境便分動靜即吾心坡仙取用原無盡康節登臨豈  
浪吟天理流行須體識莫將嘲弄費光陰

培芳亭草創胥會

培芳草創強鋪筵畫出清明三月天長少團藥還五

世笑談邂逅集群賢或歌或奕盃無算非竹非絲樂  
自然過則相規善相勉須令和氣藹無邊

送仲時弟

江關千里隔山川有弟能來慰眼前方喜鴈行隨處  
樂可堪蟾影別時圓暑行勿亟宜強飯湍激多驚莫  
問船歸到家山相勞苦團藥恰是菊花天

題西坡芳心亭

脩然古木湛然池樂意相關自造微莊子非魚真實  
問海翁狎鳥本忘機樽中有酒逢人酌琴上無絃信

手揮禿盡剡藤吟不就妙哉川泳與雲飛

賀汝立拜恩封

君恩歲序兩俱新鸞誥叨榮鶴髮親天上龍光䟽雨露堂前燕笑壽松椿孫枝子舍皆騰踏蘭省璧池交問津此去椒盤重獻頌斑衣中有綠衣人

和李後林分惠璫花降字韻

詩句尋芳自抑揚一觀佳叶覺心降山中玉蕊雖無數天上瓊花孰有雙愧我未能瞻後土荷君分惠到南牕從今可小中興瑞大地移根到此邦

乙丑三月十二夜夢得家有園池樂壽康之句

覺而足成效邵康節作首尾吟八首

家有園池樂壽康四時隨分得徜徉魚遊春水吾同趣蓮拆秋房客共嘗風裏松聲傳古調雪中梅蕊驗初陽官閑身老猶幫俸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閑中日月覺偏長睡餘携幼遊花圃飯後呼童給鶴糧堆案縱橫書數冊隨盤歡喜酒三觴客來問我渾無事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君恩廣大壽無疆玉龍自是神仙

骨紫殿容依日月光不織不蚕時賜帛無功無過歲  
支糧老臣得此知慚愧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撫存松菊未為荒斛租不及胡椒  
數樊圃何如步障長靜裡謾看猿弄臂閑中時聽鶴  
鳴吭山林陰密宜藏拙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人生何用苦乾忙三冬慣曝茅簷  
日九夏貪眠竹簟涼大寫文書遞老眼熟煨芋栗飽  
枯腸無榮無辱渾無事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北牕何敢傲羲皇池開滿引靈澗

脉戶敞西迎太乙光初節易渝誰保晚好人難做必  
觀常老來自適閑中趣家有園池樂壽康

池

家有園中樂壽康晴簷曝日小春陽爐存楮拙火難  
過觥酌芹蔬味更長更覺寒威潛出戶便令和氣復  
連床團圓家慶堪圖寫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浮雲富貴利名場欄栽藥相揚樓  
美壇植花玉姚魏良忘機久結盟鷗社得意閑觀狎  
鷺塘提壺挈榼堪遊賞家有園池樂壽康

丙寅九月送龍門課試士友

涼風九月菊花天路近龍門自坦然勝友如雲儒雅  
集雄文麗藻燦連篇平時學問勤攻玉聖世功名好  
着鞭黃屋臨軒新策士姓名一一聽臚傳

和胡適齋韻

得、高軒到澗泉真成空谷喜楚然三詩惠我驚人  
句八袞如公現世仙一見長身知潤德頗疑盛際有  
遺賢君王已獲非熊兆釣隱如今起渭川

詞

水調歌頭 致仕得請

客問矩山老何事得優游追數平生出處為客賦歌  
頭三十五時僥倖四十三年仕宦七十歸休頂踵皆  
君賜天地德難酬詩書數冊棊兩局酒三甌此是日  
中受用誰劣又誰優寒則擁爐曝背暖則尋花問柳  
乘興啣沙鷗知足又知止客亦許之不

百子令

八旬加二荷君天垂祐扶持老拙目送新來簷外燕  
折手揀好花輕拙比似去年十分強健日看朱詩說篇  
三百五歲前儘有披閱天教兩子供官一男留養右

左相娛悅五見孫枝三拜授童冠參差袍笏四侍鰲  
峰擎舟在即次五今圓月曾孫淳老想能隨叔嬉劣

哨遍

江山風月耳目聲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造物之無  
盡月藏白風清有客有酒踞虎登龍放舟中流聽之其  
所立而休馬歸去來兮昨非今是舊菊都荒新松老  
矣吾年今已如此歸去來兮忘我忘世草木欣榮幽  
人感此吾生行且休矣

乳燕飛

一爾炎洗似天知山溪佳處玳筵珠履六十年前今  
朝慶門左桑弧蓬矢也侶恁鬱葱佳氣綠髮童顏春  
未老問壽星模樣君真是新甲子從頭起應門有子  
能承志總人間皺眉底事不關君耳看不日孫枝毓  
秀袞々教人滿意更又報門闌多喜飽受人生真富  
貴便蟠桃三熟堪彈指知幾個千秋歲

鷓鴣天

安分隨緣事、宜平生快活過年時長歌赤壁東坡  
賦又咏歸來元亮詞開八袞望期頤人生如此古猶



稀香飄金粟如來供歲，今朝薦酒卮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四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五

裔孫 鑒 校梓

誌銘

三友軒銘

大倫有五友居其中于以輔仁匪直朋從直諒多聞  
乃益厥躬便柔則損友道斯窮或取諸物曰梅竹松  
亦以歲寒匪蒲柳同吾家彌甥蔽軒於東扁以三友  
八窓玲瓏人乎物乎惟益之崇損已者遠無俾懂  
取友如有此告必忠我作銘詩式輔爾衷

九思堂銘

學造三思再斯可矣今日九思豈思殊旨盖此有九者之目乃主一無適之謂彼則一而三之不幾乎懂懂朋從之累視必思明非禮勿視聽必思聰非禮勿聽色兮必溫毋狠而厲貌兮必恭毋傲而肆必忠於言必敬于事疑而弗問蒙蔽孰啓忿而必懲或至暴戾見得而思義乎不義物各有則合循其理是謂孔門思誠之學所以著于善言之記若稽洪疇心思曰睿作聖之功日積月累內外夾持存養之粹天君泰

然各止其止不思而得自九思始我作銘詩告江夏氏楣門之扁已歷三世乃祖之訓良齋之字陟降是堂合顧是謨敬之敬之一言以蔽

介軒銘

仲友銘其燕坐之室曰介從兄仲立衍其義而為之銘物之兩間其際曰介辨則必明昧則有晦一念之前有公有私一事之舉有是有非其間幾何不能以寸學以精之母淆其分鷄鳴而起同是孳孳此舜彼跖所差毫釐釐豫之六二見微于石三公莫易下惠迪

毫

知譬之此室介於東西一左一右跬步背馳分尺既殊當謹所發我嚴其誼托名于闥

君子亭銘 并序

翔甫姪構亭小園結架皆竹剪茅覆之既成問名于余曰惟古以竹比君子而近世鶴山先生亦以茅為君子之屬請以君子名之何如翔甫曰善既書其扁又為之銘 竝舍西北有亭卓然進脩之暇游焉息焉相彼攸宇編茅架竹易泰其茹詩斐其篆允矣君子君子居之匪尚厥德斯焉取斯

斑竹杖銘

斑竹之紋孤竹之傑滋以雨露傲以霜雪修然相間吟風弄月取而為杖本末有截十節以前更高一節徐夫人揭氏墓誌銘

族叔母揭氏夫人世居豐城揭源余嘗聞鄉長者言元祐中夫人之族有字伯徹者博學強記游京師不偶東走錢塘以詩百韻干太守蘓文忠公頗竒之從容問所祖伯徹以漢安道侯揭陽定以對故今之辨族姓者祖焉曾祖諱宰祖諱先民父諱丕承鄉里

世稱善人夫人天性慈靜從幼不妄言笑父母重擇所適時族父榮叔力學有聲乃以歸焉既歸室為冢婦養舅姑相夫子無遺德其處女叔諸婦間始終無間言治化絲枲必力必時凡家內之事若米鹽細故以身任之不以累其夫若子平居服御簡約澹如也歲在乙亥榮叔以疾卒數月夫人立子婦而詔之曰吾前此未嘗以家事混爾慮妨爾學今不幸爾父棄我而先且汝長矣我老凡門戶事汝兄弟宜自力若閭以內婦職也蓋至是始釋煩謝事而子婦亦能娛

侍養志有以佚夫人于老如是十餘年以寶慶丁亥五月丁未卒年六十六子男二煇慶科女一適同里甘元秀慶科元秀皆待補大學生孫男四人夫人以是年十二月庚申塋於所居之後梅樹坡前事二兄縗服謂經孫曰吾母塋有日幽堂之石已具矣而缺其銘敢請禮辭弗獲則拜曰諾恭惟先君與榮叔生同年幼同學長同志埵麓相好若同氣然遇時休暇蓋無日不相聚也聚則論文賦詩酒無算爵樵以雅歌善謔而歸於正經孫嘗侍先君訪榮叔於時賓友

狎至笑語竟日觴豆楚、不戒而具先君因誦東萊  
呂成公之言曰求師求友嬾人何與而好善之志不  
可不聞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珮  
以報之婦人如是而後其夫能好善矣榮叔亦知疇  
昔之所以遂此樂乎榮叔曰然經孫追紀遺言感念  
昔者則知夫人之行亦可書也已榮叔諱樞年姓徐  
氏家居富城之覺溪上喜能好脩郡嘗三遣試大學  
晚號拙庵云銘曰

嗚呼夫人

係漢揭陽

來嬪于徐

閩範用光

夫先其歸

巍彼螺岡

梅坡相望

而不同藏

徐公六十宣義仲盈墓銘

君諱元方姓徐氏仲盈其字也世居豐城之覺溪曾  
祖諱尚賓祖諱廷實父諱瑜力學有聲淳熙丁酉初  
立待補大學試法首與其選晚號爽軒居士仲盈其  
仲子也少頗不羈已而悔曰吾幼不嗜學今時過嗟  
何及獨不可撫壯棄穢勉吾力以大吾祖父之業乎  
悉索奩中裝曰是足以救吾貧於是徙有之無疾為  
而用舒不數年息千金則又曰吾聞擇人而任時陶

朱之緒餘也乃矚族姻之可任與僕隸之有材幹者  
悉畀以貲或坐而賈或行而商多寡各稱其力歲時  
子錢輻輳克棟滿羸或有空所携而不敢歸者曰是  
何足問仍以畀之卒以不負晚治室屋延師儒誨子  
以學曰凡吾所為不得已而舉也汝祖有遺書故冊  
在汝其勉之梅峰吾鄉之佳山也仲盈啟樓面之予  
嘗為名曰層碧大山蕭公書其扁曰良天佳夕聚族  
其上酒餘滑稽談笑造次能得人歡心人亦每為之  
醉寶祐乙卯理宗九月七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三

娶揭氏先君五年卒子男三人克巳克昌克順克巳  
亦先君十五年卒女一適同里甘蜚英孫男四宗宏  
宗大宗允酉孫女孫一適甘應登蜚英之子也曾孫  
男一曾孫女二諸孤將以丁巳十月乙酉葬于所居  
之前坊鄧家園前事以書來乞銘余猶記甲寅春鄉  
里艱糴人持錢竟日無所遇仲盈首發廩為倡計口  
而糶之人以無餒又記己卯秋不雨仲盈精禱卒獲  
嘉應歲以有秋此二事皆有志於善而鄉人德之者  
是可書也已予視仲盈為族子年長于予居相比且

相好也銘何可辭銘曰

勤儉以裕其家

詩書以訓其子

是惟仲盈之墓

衍慶源其無已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

淳祐丙午夏余令臨武叔仲弟家問諗余以族姪士貴物故余盡然流涕既以書致奠且吊其孤越二年余貳郡長沙其孤繼鉉又介仲弟來請銘其父之墓余念昔叔父通直公嘗銘士貴之父矣今何敢以王事不間為辭乃叙而銘諸士貴諱希周姓徐氏士貴

其字也初名景周因讀西山真先生希元字說謂景非經旨易名希周曾祖諱浩祖諱檜考諱灼妣甘氏生而終鮮父母鍾愛其<sup>欲</sup>一意於學不使聞外事自成童志學則延師家塾明窓短檠晨夜程書足跡不妄踰闕既知方則詣名師重費不憚故東江帥帥幹林公彥揆以學問文章桀驁後進衿袂雲集士貴每為林公許可嘉定壬午秋試以詞賦屈充太常博士弟子員君笑曰志于目而中于眉我則無勇然賢閔亦吾願遊鼓篋未行而丁父憂惇然終喪隻力膺門無

復四方之志所居富水之北涯環山面勢茂林脩竹  
脩然處士之廬扁曰山居今廬陵太守宗丞李公義  
山為書其扁士貴為人重義輕利自己事常若戚嗟  
畏縮不敢有所為他人有急慷慨喜自任奮不顧危  
難人以是多之內午正旦忽得異夢語家人曰吾其  
不逮七、之數乎果以是歲四月戊子以疾終于寢  
生于慶元己未享年四十有八娶同里甘氏子男二  
人長曰仙感早夭次曰繼鉉習進士業女三人長適  
臨川進士王應津次適甘士元次許適黃季璘皆同

邑進士繼鉉將以戊申十月甲申奉柩葬于富城喜  
源之阡距家纔數百武于是係之銘曰

富水之北嶺喜源之陽 有山如畫 杉松鬱蒼  
是為士貴之藏後嗣其吉昌

內省居士墓誌銘

族伯父內省居士徐公諱桂字億年居豫章豐城之  
覺溪其先則撫之宜黃人也曾祖諱端仁祖諱邦義  
父諱浩皆蓄德不耀公天性孝友事親左右無違委  
順伯氏人無間言考君既老而傳分縻歲入飢饉而



公能苦攻食淡織嗇自力仰有取俯有拾晚歲家益  
豐咸謂公可少紆矣而傲冠短褐自奉泊如未始易  
其度獨于勝緣善事則樂為之脩孔道成徒扛捐金  
佛老之宮範鍾塑像金碧丹漆雖重費不憚尤喜蓄  
竒方良藥遇疾痛艱棘者和方匕飲之隨失其疾來  
謝則却勿受曰人患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豈吾心也  
嘗汛掃一室藏馬息馬扁曰內省族姻過從則觴于  
是余叔父金陵法曹為之記故識與不識皆號曰內  
省居士平居訓飭子孫惟儉惟勤乃克負荷有布衣

一實得之王父褚藏五十餘年風炙惟時以久不敝  
一日語孫執善曰我于吾祖為仲孫實受此賜今汝  
吾仲孫也我死則汝保之公之心蓋可見矣春秋八  
十四以疾終于寢實紹定庚寅三月九日也娶同里  
甘氏媿德勤家先公二十年卒葬富城鄉之登科里  
子男四人燧煒勤生志學女三人適黃佑揭惟脩甘  
贊孫男四人應善兩克大學生執善友善明善女一  
人適甘壽南曾孫男三人宜孫龍孫符女一人尚幼  
其孤將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甘氏之兆前事命

經孫曰吾父葬有日敢請銘經孫三辭不獲命則退而  
以所聞見誌之恭惟公之壽八十三戶曹甘君同叔誌  
其墓所謂醉鄉有備五福之君子也考君壽九十四特  
書直道而行略無拘束之語以沒先君嘗跋其後亦以  
為庶幾仁者之壽余嘗謂富貴或可以智力取壽祉不  
可以幸而得然可以智力取者或能保諸其身而不能  
必諸其孫甚者一日之間始裕終嗇孰謂耆年備福不  
可幸得而祖父子孫之可相望乎今公三世踰八望

九至垂百齡又皆康強考終子孫逢吉豈非積善成  
德世濟其美而天道既定善與善人故耶乃係之銘  
曰

有祉有年 如祖如父 匪天之私 惟德之裕  
我最其德 一代之石 以詩 式告後人 勿替引之

徐孺人黃氏墓誌銘

孺人黃氏世為豫章豐城人曾祖諱巷祖諱仙父諱  
昌隱德勿耀孺人在父母家孝謹專靜從祖柳州錄  
事叅軍文林公竒之曰是女必貴且壽勿以與凡子

年十七歸我族父徐居士上侍重堂禮無違者時居士家尚微孺人相以儉勤姑叔多幼孺人視猶弟妹迨畢婚嫁貲助為多閭閻五房性靜躁不一食指且千孺人盡已而恕人門內肅雍帥之為順至相語曰我學長如諸子少長居士遣從師資或延至家塾孺人仰承盡禮居士既捐館孺人誨子若孫尤篤介然自守持門戶益嚴經理有方家益裕然自奉簡約則復其素歲在辛未天子慶東朝壽馳息區內凡父母年高者賜有差孺人年應詔書縣府以聞始受封子

燮新堂落成迎養有偉經孫為取命書其錫華偕以開壽域之辭扁曰華壽湖南常平使者姚公大書之拜命之日子婦孫曾羅拜上千歲壽孺人飲而醺且曰吾逮事曾舅姑今抱曾孫頽仰六世老身康健且拜天子錫命何以報造物惟一念平善尚庶幾焉汝曹共勉之淳祐癸卯三月甲申以疾卒孺人莊重寡言笑至有所教戒言從理到聞者心服待族姻以厚凡貧無歸或不能自衣食者隨力調之歲凶少食不自足而飽飢者御臧獲以恩不責所短晚歲尤樂善

事老佛之宮有謁必施日課西方書若有所自得者  
居士諱椿年季父通直公賞銘其墓曰資之竒學之  
時材與命違人、以為至論子男四人曰焞曰炎皆  
先卒曰燮曰熹好學能家孫男九人方競于學女二  
人適同里進士孫禮仲范缶曾孫男二人女孫三人  
長適同里黃瑀餘尚幼其孤將以卒之明年十月癸  
酉奉孺人柩葬於所居富城鄉羅坑之源羊角峰之  
下前事燮熹縗服過經孫哭且拜曰先親葬有日敢  
乞銘經孫自念幼辱知憐長蒙授館且母與孺入生

相好誼不敢辭謹序而銘之銘曰

婉婉令儀

允婦允母

始于儉勤

終貴且壽

鸞誥煌、

天子之錫

人曰以年

天其以德

羊角之峰

鬱天其蒼

山環水環

子孫其昌

仲表上舍墓誌銘

君諱緯孫仲表其字也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  
溪曾父諱長孺號桂巖逸人大父諱濬累贈承仕郎  
直院侍郎李公劉銘其墓曰覺溪先生考諱茂異累  
贈奉直大夫皇妣吳氏累贈令人仲表生巍然甫就

外傳與群兒殊年十二隨先大夫客授能以身律同  
學者未冠習舉子業下筆數百言既冠與予偕假館  
以養名節歸省各以所得相琢磨歲在乙卯元叔通  
直公充賓貢仲表待補大學明年通直公擢第春官  
仲表試成均不利歸而益治其學自是學益工從遊  
者亦衆凡經口講指授者隨資稟有就升於學薦於  
鄉登於仕版者皆有之寶祐癸丑予綴朝班仲表補  
國學生私試賦用盈缶納約自牖原韻云處富貴之  
地者入儉最難因開明之天者進言孔易司成孫公

願質喜其氣老語勁既謁謝孫公曰吾得人矣尋謁  
告歸今年天子加恩三學皆得試別顧仲表初不欲  
就予強之試不偶別予曰功名有分弟歸不復來有  
子可教抵家書遺予曰屋西架小閣日晏坐其上友  
蒼山延白雲課子讀書有足樂者余心嘉之悵然作  
風雨對床之想書還未達而仲表以疾終矣嗚呼痛  
哉仲表學識有源委作文有氣骨臨事辨義利與人  
交有信生平不妄登人門惟受知于清敏范公應鈴  
最深清敏登朝持節江西湖南皆與俱景定庚申胡

馬透渡峭至隆興大岸已而臨瑞故鄉人大恐皆欲  
逃生山谷間仲表曰吾徒不幸而遇狄難仕者死官  
守居者死墳墓義也且望風先動虜未必至而鄉皆  
寇矣卒不動衆恃以安其臨難有見如此故其歿之  
日識與不識無不傷悼初娶同邑胡氏再娶崇仁胡  
氏三娶同邑歐陽氏子男三人思謙早夭思誨思謨  
女二人長適同里范藻今任南安軍南康縣令登之  
子也次尚幼仲表生慶元丁巳閏六月丙子卒於景  
定壬戌八月乙酉得年六十六以是年十月丙辰葬

余坡去家纔百弓地從治命也嗚呼自先大夫捐館  
弟兄相依為命扶持門戶不幸仲敬早世今仲表又  
棄我逝矣惟予與季弟相望於千里之間諸孤斬然  
幼者未齒益重鶴原之痛嘗三疏乞歸願未之遂思  
謨以遠日來告謹識其悲而銘之曰  
有學以為本 有文以為華 涉壁流流而弗濟  
吁其命耶

仲正學舍墓誌

君諱綱生字仲正姓徐氏上世撫之宜黃徙隆興豐

城之覺溪蓋三百餘年矣詩書之澤日演以盛曾祖  
諱長孺號桂巖逸人祖諱濬特贈承仕郎父茂異累  
贈大夫妣吳氏累贈令人仲正天性孝友九歲喪大  
夫公執禮如成人從諸兄讀書學文知自刻苦辛卯  
秋試克待補太學生是冬從予侍宜人之官長生沙益  
勵於學越二年白宜人曰伯氏有祿養親仲叔又皆  
官授先廬誰與守綱孫請歸宜人許之既歸且學且  
耕力貧自拔積勤儉三十年田有租山有木撤故廬  
而新之堂有序一閣翬飛族姻朋友往來臨風對月

盃酒相屬歡如也余兩登朝有西湖之約不及踐癸  
亥冬予以煩言去國仲正迓至臨川以予得歸喜見  
顏色蓋自是無日不相聚也今年三月以疾歸自邑  
余日夕往問必冠而後見越五月卒嗚呼余弟而止  
是耶娶何氏子男一人思誨女一人皆幼仲正處已  
謙與人周故卒之日哭者必哀盡生於丁卯四月癸  
巳卒於乙丑三月卒已得年五十有九以是年十二  
月壬申葬于所居富城鄉含山之源予惟兄弟四人  
同受先世簡書之托今諸弟既沒予獨後死昔嘗誌

二弟今又忍誌季弟耶泚筆淚落不知所云是年實  
咸淳元年

貢士徐君北壑墓銘

君諱泳孫字仲時元名子中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  
之覺溪曾祖諱長孺號桂岩逸人祖諱濬承仕郎學  
者以覺溪先生稱之父諱韓登嘉定庚申進士第歷  
吉州安福縣主簿建康司法柳州司理以通直郎致  
其仕仲時生而警敏年十二三通直公携之客授於  
外嘗語之曰我以貧故受人子弟之托力暇及汝

宜自力每授業卯時拱侍左右他生有未習仲時轉  
以曉之暨隨宦四方多識名人先達所得前言往行  
尤多如金陵陪都之形勝湘南海外之風物時為  
人誦之聽者如親見而身歷之也通直公卒仲時扶  
護以歸既終喪又改葬母饒氏夫人禮無違錯為文  
有氣骨以理致為主試庠序輒出流輩右歲在戊午  
偕計上春官今上登極又以潛藩息試禮部俱不偶  
年益自奮勵孰謂天不假老竟齋志以歿耶仲時生於  
嘉定戊辰五月甲子卒于咸淳庚午四月三日享年



六十有三娶臨川方氏居士諱叔淵之女子男三人  
思諒思諒皆向學思諒尚幼女三人長適承信郎趙  
大球先仲時弟三年卒次未許嫁而夭次適同邑進  
士范坤載仲時事親孝處族姻以和待朋友以信尤  
篤于教子知己過從觴咏連日人或以急難告不以  
存亡有無為辭故卒之日弔者甚哀聞者悼痛思諒  
將以是年閏十月己酉奉母命葬于所居水北山之  
陽去家纔數武嗚呼覺溪先生五孫先通議四子通  
直一子余最長仲時最幼仲表仲敬先後淪謝余癸

亥來歸惟仲正仲時相聚仲正不幸以乙丑歲没好  
天良夕杯酒從容惟余與仲時爾今又棄我而逝余  
讀昌黎集見其銘崔叔清曰朝之言嘻夕之言怡  
怡不見而死吁其可悲嗚呼昌黎於同官尚爾况余  
兄弟之至情乎銘曰

氣吞餘子兮智可一官清秋一鷄兮飛不盡翰天  
既生之兮曷成之艱年未中壽兮返其家山義木  
之亭兮瀛洲之灣精爽如在今往來其間山明水  
秀兮面勢平寬後人之利兮宅兆之安我銘諸幽

分百世不刊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五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

裔孫 鑒 校梓

詔誥

留引年詔

勅尚書省所奏乞引年致仕具悉唐孔戣為尚書年  
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止之曰公尚壯奚去之果至  
奏䟽流行到今以為美談卿年尚少于戣是一不宜  
去漢儒貢生以子少欲退初元有詔止之曰以王命  
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卿自言有子肯堂又過貢氏

多矣是二不宜去矣以直清典朕禮以華皓從吾兒  
方于鄉有賴所請宜不允

留致仕詔

國家體臣務合九經尊賢之典大夫有德奚拘七十  
致仕之文以鄉厚重有常碩大且儼由翰林而進今  
之職既特拜于延康任耆社而當壽之年宜養恬于  
崇福雖齒之宿而力未愆若為抗章遽欲投綬故國  
有喬木每懷舊德之高華髮為元龜尚冀遠猷之告  
引年之請非朕樂聞所請不允

皇太子送出朝劄

輔青宮之教久藉儲端綴文右之班莫挽內相有懷  
警誨無計挽留顧行色之匆、重此情之戀、將寸  
忱于實篚少效勤倦渺千里之歸舟特加珍護敬有  
塵溷伏冀炳融

贈金紫誥

佚老丘園久遂掛冠之志輸忠獻畝忍聞易箒之言  
嘗首橐班可稽祿典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豐城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徐經孫端方有守孤潔無朋

出領屏藩備殫牧禦入司獻納畢吐忠嘉乃辭金馬  
于直廬自適白駒于空谷朕載嘉雅尚遐想高風前  
代金章之官所以華耆德我朝資政之職亦以寵舊  
臣惜不畀于生前徒加榮于身後庸頒特命姑寄深  
悲噫一鑑云亡孰効進規之益九京可作尚欽追錫  
之榮可特贈資政學士殿大金紫光祿大夫餘如故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墓  
表

嗚呼官至於金紫壽至於大耋其生榮矣雖晚福考

終不及悲于風景而幽堂改奠廼屢越於星霜君子  
羨學士徐公之令終亦重悲其閱世之不克以禮葬  
也坏土荒涼與凡民等墓前不容一圓石書其姓名  
謹按豫章徐氏皆出高士而覺溪之徐名在進士科  
舊矣公諱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應舉始改今名登  
寶慶丙戌王會龍榜進士出身歷官潭州瀏陽主簿  
柳州永興令知桂陽軍臨武縣事通判潭州國子博  
士監察御史福建提刑安撫知福州貳秘書宗正起  
居左右史兼給事中刑部侍郎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知制誥度宗在東宮公初為資善堂直講又歷諭德  
廢子詹事爵至豐城伯官至正奉大夫遺表贈金紫  
光祿大夫以紹熙壬子九月辛亥生咸淳癸酉閏六  
月乙亥薨逝曾大父長孺太父濬以公贈承仕郎妣  
范氏繼唐氏俱贈孺人考茂異以公贈至通奉大夫  
妣吳氏贈淑人娶饒氏贈淑人子男三人思訖知饒  
州鄱陽縣事思訓知贛州府贛縣事思誼前杭州檢  
點所提幹桑海一變蘭玉連摧孫男四僅存者三敏  
學承務郎務學通事郎心學公薨後乃生曾孫男四

璿亦早逝璋瑜生晚皆不及見里居洪撫之境有山  
方正因號矩山公之在臺察給舍彈劾繳駁屢犯戚  
里近侍景定間賈似道初相莫敢議執政善否公抗  
論買公田不便未幾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官舊不  
常設旋以御史舒有開奏免所居官遂歸不復仕度  
宗以宮僚欲留莫得尋奏畀祠祿逮其即位以引年  
致仕屢除不拜榮以書殿加以封邑及聞遺表備極  
恩贈閑居十年皆似道秉政之日辭世三年始有魯  
港之敗舉目山河之異公不及見矣惟公貴而能貧

不治產業身後蕭然思詭等嘗奉柩葬于所居之水  
北俄以地理家異辭舉遷世換人亡孤弱不克葬歷  
四十有三年為延祐丙辰三月二十六日諸孫始復  
奉柩祔于始祖何夫人墓左其葬也多心學之力敏  
來學走郡請于朋友願書墓石惟公即世已久當時及  
門之客莫有存者余弱冠以里中子嘗托門塾故不  
敢辭而表其墓曰

斯墓也是昔翰林學士也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  
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是景定罷朝而不附公田

之議者是咸淳遜野致為臣而不仕者避世十年辭  
世三年而山河異矣葬之緩急正不暇為身計也吾  
書在石勿礪勿燧倘見采于太史也

里生前進士熊朋來撰

史志

宋史本傳

徐經孫字仲立初名子彖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  
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須  
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

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田豐儲倉提官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為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偽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閔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陞安撫使召為秘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為安撫時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

與搖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韡老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諸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閒明通判無罪識者韡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陞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事啓

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  
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  
靖者以靖共為主有懷者以諱訐為戒忠謹之氣鬱不  
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  
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  
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經孫所薦陳茂瀛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  
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江西通志列傳

徐經孫字仲立擢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辟永  
興令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遷安撫使尋召為  
秘書監兼太子諭德宗正少卿起居郎入奏君人者  
當守理欲之界限陞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  
帝宮三年太子入侍悉以其所講聞奏事未嘗不稱善  
會春雷詔求直言入對曰數年忠謹之氣鬱不得行  
上帝降監假雷以鳴言皆剴切深中時弊後加端明  
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江西參政林庭楫副使周廣纂脩



豐城縣志列傳

徐經孫字仲立覺溪里人濬之子號矩山登寶慶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為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偽而辨疏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閔上遣使追之不及召為秘書監太子諭德遷給舍論謝堂不宜以後族次對

西清繳董宋臣不宜以近侍與兵柄陞太子詹事敷陳經義隨事啓迪景定二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論者以靖共為主有懷者以譁訐為戒忠謹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時賈似道議買公田以省糶運經孫亟論非便忤似道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爵豐城伯謚文惠經孫既貴不治產業身歿蕭然葬不利舉遷至再歷四十二年為延祐丙辰乃克葬

閩大記名宦傳

徐經孫豐城人寶慶間官福建提點刑獄號稱明允  
歲餘轉安撫使知福州經孫先宰臨武為潭州帥閩  
人陳鞞所知既任閩適鞞家居經孫秉公守正鞞親  
屬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經孫鞞深怒之鞞尋  
起家帥本郡懷私忿劾奏通判語侵經孫朝命斥通  
明判經孫造朝具白政府明通判無罪事聞帝欲罷鞞  
經孫於是再詣政府言某鞞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  
也苟鞞以是得罪人謂我何力請不置遂自乞閑識

者韙之

候官野史王應山纂  
輯男王毓德編次

給事徐侍郎先集序

宋劉克莊莆田縣人  
禮部尚書

某庚申仲冬朔侍立直前奏事越三日蒙恩擢貳夏  
卿仍兼西掖時矩山徐公兼東省同論思同封駁每  
見公於朝廷文字溫潤精切常自媿其言之繁蕪其  
於官府命令士大夫除授必是非義形於色某  
素懦雖欲自毀袖中之稿附名淳夫之末而不敢近  
傍也兩省同寅者幾二載一日公出二徐先生遺文  
一帙曰覺溪公王父也曰觀過堂公嚴考也覺溪之

作如蟠桃實如優鉢曇花希世一見則為瑞觀過  
公大篇如廣樂萬舞短章如廟瑟三嘆鶴鳴章指金  
華殿中語也豈特足以補呂氏讀詩記哉二老有文  
如此而終身隱約不遇詩書之澤鍾於矩山公之身  
宜哉昔坡穎為文章大宗師而歐公尤稱老蘓秀才  
之言曾南豐亦作明允哀詞山谷為詩初祖而白律  
自山鬼水恠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之語而出某  
於矩山公三世亦云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

贈詩

監丞樓穎

抵道襟懷止水平那知袖裏有雷霆  
姦倖破膽潛幽穴善類揚眉集廣廷  
勇退何須三出畫不留可驗少微星  
幾年劔氣冲牛斗端的先生炳地靈

見說君王重講書傳宣三日到桐廬  
諸賢近歲多遷就公義今朝却展舒  
霄漢星辰今失伴溪山風月好留渠  
子房高卧周昌顛商皓應難學二疏

李林後

局勢孤舟駕怒濤急流誰肯暫停篙那知鷓擊秋霜  
勁不放鷄音晝夜號鐵面拔山輕若厲丹心戀闕銳  
如毛見機而作真君子官爵雖卑氣節高

太學徐紘

世事糊塗寧退藏鬼車眼底幾金章空舟清載桐江  
月直節高凌栢府霜不為諸郎官職計只留千載姓  
名香煩誰說與歐余蔡要共椒蘭一樣芳

東甌林堯之

夜忡中能叱鶴群竹輿拂曉出脩門去程五里復五  
里世道一番差一番國去老醫人共駭史留野筆古  
難言此歸向後多風雪不是春晴莫出村

蜀劉仲房

白簡朝陳暮掉頭飄然一葉理歸舟嚴霜載路風逾  
勁杲日當空霧欲收嗅蘂梅邊還我去尋芳花底為  
渠留劍江千古英靈物紫霧仍前射斗牛

邵陽李茂良

六宮脂粉角春嬌巧畫蛾眉俟燕朝一見傾城傾國

色低頭不敢說妖嬈

侄國博思立山房

寶祐癸丑秋叔父我豸冠赭袍重親擢率傳爭相煩  
諫舌廟帝闕英風凜朝端疾惡懷剛腸憂愛由忠肝  
伊耆本能哲集處猶交驩醜正恣腹排罔上多面謾  
豺狼正當道獬豸宜觸奸世俗固喜圓忍使方為利  
誰為中流柱以身障狂瀾誰為獨擊鵠霜簡先抨彈  
手排一不肖汗流三諫官驅厲亦何勇拔山古為難  
夜漏危抗筆遲明理征鞍行、復行、竟至羊裘灘

公非悻悻者純然烟裊丹聲諫既莫容身諫敢那安  
天王果聖神感悟中赤殫御筆謹勉諭宣使來江干  
寒六千難力挽百壬空膽塞脩明日月皎歸袖天地寬

公出亦榮矣夾道紛圍觀賢哉是丈夫直節看不刊  
其間知己者歛噓為長歎開元與天寶進退惟一韓  
汲直不補外漢鼎方石磐願公聞此語憂國強加餐  
暫撫松和竹三徑猶未殘黃花香晚節功名攸久看  
特奏狀元樂雷發

浙江潮浙江潮聽我撫劔歌長謠何物厲鬼逞妖媚

鰕鱖掀舞狐狸嗥，泉下蝮志輩波流。風廟何滴  
滴，亦有忿世嫉邪者。徃々欲進欲退，項背生寒毛。天  
生聖明眉八彩，渾沌擣杵與餐饕。惡貫自待滿，踈網  
終難逃。彼哉木魅肆巧辨，蟻蠓衆正欺蒼高。西顛橫  
殺氣，南岳才涼颯。峩峩神勇出靈嶠，突兀蒼隼凌崇  
霄。臣有剗蟆鐵，臣官栢府曹。臣請誅正卯之偽辨，臣  
請斥國中之昏妖。排奸擊佞，臣職所當盡。釣名賣直  
臣心無所要，夜飛白簡徹御榻。曉披青箬棹歸舟，鳧  
鴨折翅竟驚逝。鸞鳳遐騫邈，難招偉哉骨鯁。臣壯哉

清明朝是為南州。徐高士衡廬翼軫盤結成此豪外  
有光霽洒落之氣象，中有巉岩斬絕之風標。正如豐  
城寶劍勁氣射斗牛，又如旌陽鐵柱神力鎮逆蛟。想  
當草奏時百靈護，揮毫豐隆執法拱手供服役。崖公  
富媪降鑿何昭々，功名自將留久遠。只今埃壒輕蟬  
貂，顧予共忠憤。曾對選舉條，斥狼奸恨不力覩。面汗  
藍袍陽城陸贄久不作見，此偉節頓使鄙吝消。古今  
富貴磨滅安可數，惟有清明萬世常。若堯狂歌豈但  
張盛美，要將硬豎脊梁攀華鑣。浙江潮浙江潮我詩

激烈應須聽君其問諸釣台之石晉江之濤

萬平埜

西風昨夜忽然狂萬葉飛紅天下霜晚節可觀霜後  
菊一番霜過一番香魁豐平地起風波砥柱中流有  
老坡舒亶一箋坡老去後學國事竟如何朝雲黯  
日陰、泰宇無塵有此心一笑出閔天地闊人生至  
樂在山林

福州士人

公今持綉斧一似未官時無地通關節憑天判是非

吏閑衙退早事省印開遲八郡闕十月分輝照客衣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終

宋學士公之二公

下金

文淵閣藏書

